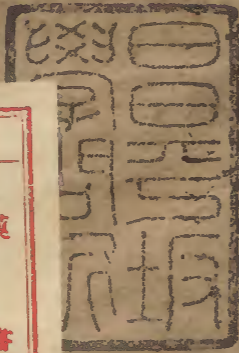


禮記疏意 十三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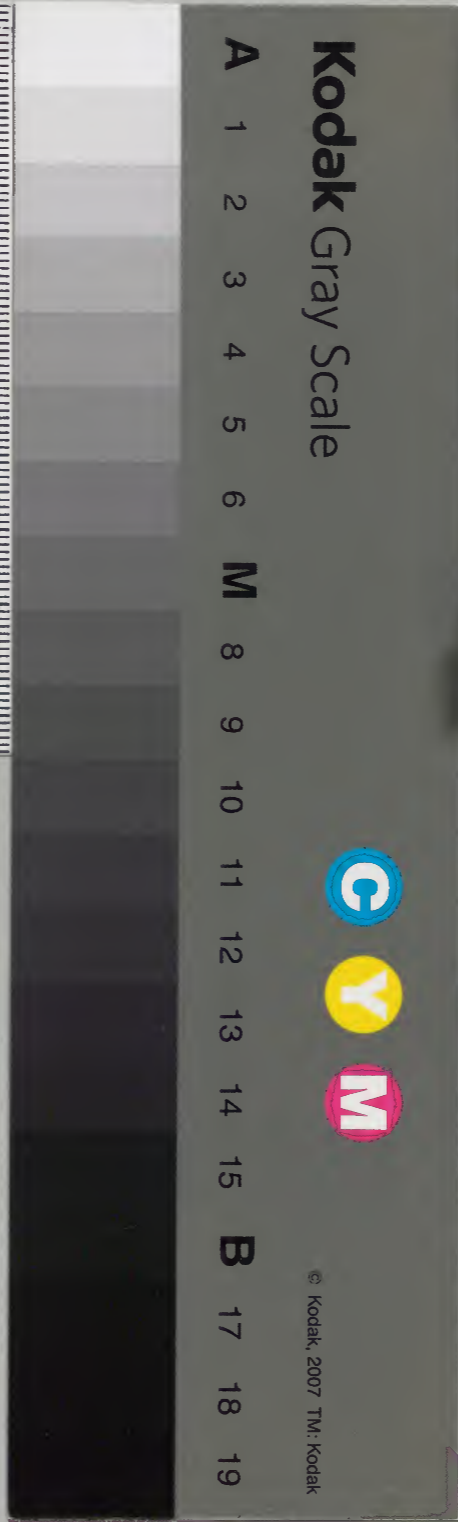
自學記至祭義 雜記 喪大記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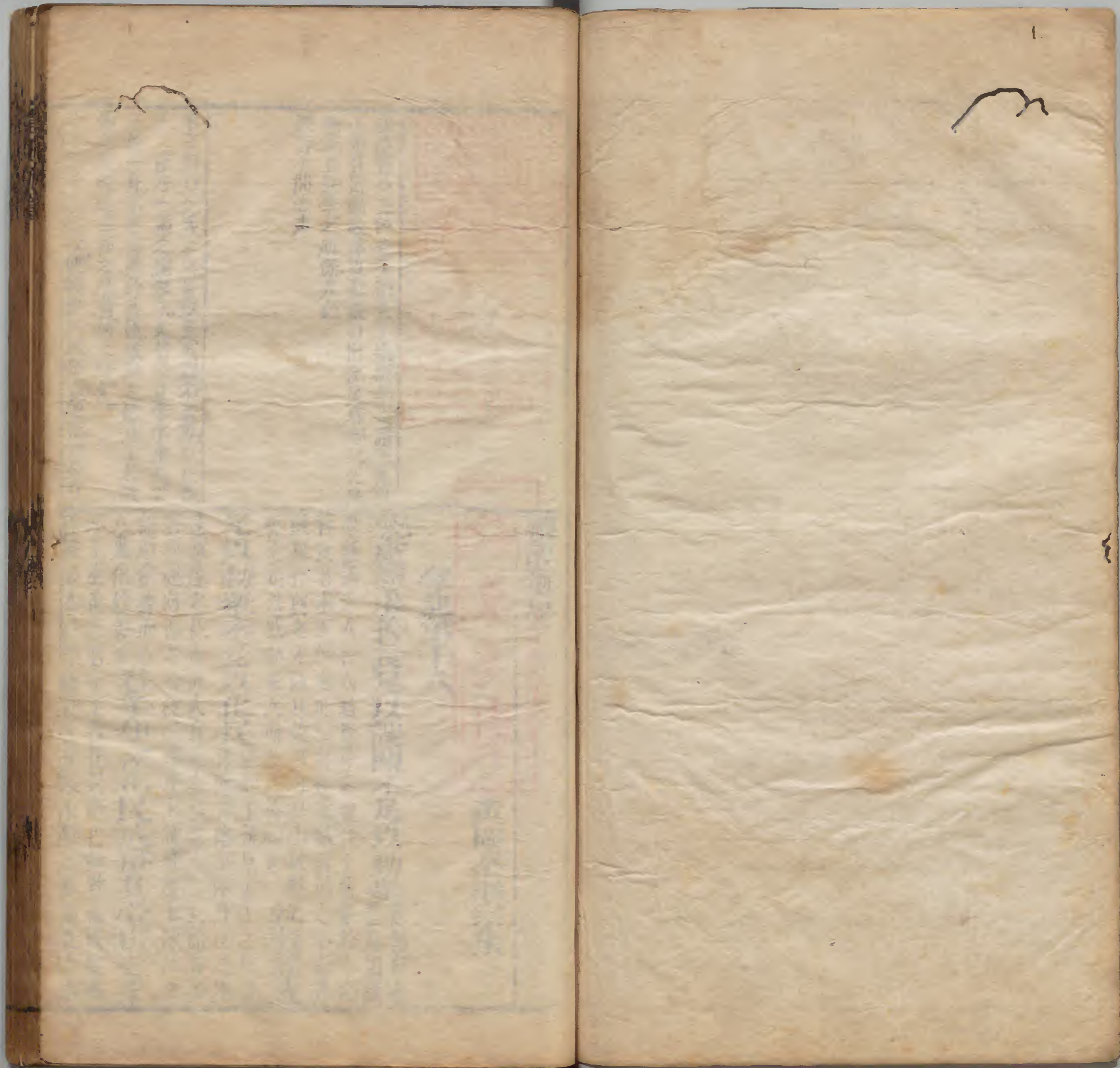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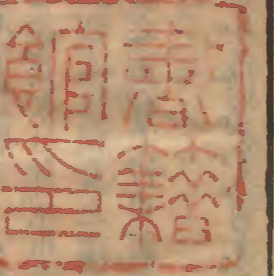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三四函	八二九	漢	書
三八架	八二九	號	類

漢書門			
八二九	六九五	漢	書
八二九	六九五	號	類
八二九	六九五	函	架
八二九	六九五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295
冊數	8	( 6 )
函號	274	27







禮記疏意  
淺草文庫

黃岡秦繼宗集

學記第十八

發慮節○三節皆主治天下事。總相提講下。先以  
小聞引出動衆。却以動衆引出化民。始宿到化民  
成俗。上見學之所係大也。  
設音小間去声

君子節○化成二字。皆就見成說不着力。此合  
上二節乃一篇之綱領下。文皆承此學字說去。謹  
守於一身。不若有爲於其國。激勸之微意。不若教  
術之顯行。此三節之序。廣狹之辨也。  
由學不是立學校。便轉得民風。畢竟要由君身自

發慮。慮求善良。足以諉聞。不足以動衆。憲。舊章也。善。良。謂謹  
厚無過之人。言人君思慮之發。合乎舊章於人之  
善。良者。求而用之。此二者是。收斂謹飭之事。而非  
鼓舞作興之方。故其效僅可以小致。聲就賢體遠  
譽不足。以感動衆人。而興起善心也。  
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就如王。就見孟子之就賢  
遠。疏遠之臣也。此大有爲之君。衆人之見聞者。必  
將興起向善之心。然而庠序未設。諒教未陳。民又  
無所依據。而人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人盡化於善也。承上文而言。君子不欲化民。則已。如欲化民。使成  
美俗。必本於學。學如下文家有塾一節是也。人君

明其明德而後設學以教民。總是有本之教。民方

自去明自己之德。由學乎。語氣甚悠遠。玉不節。此喻人不可不知教之為學。自四句是

起下文的人。不學泛言。此學與教學字不同。道字

廣言。建國。包王國侯國言。君字活。允命學字。本與

教學不同。斷章取義耳。細看不知道字。此學即是開發人良知。居多。道還

是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理。始終與學。要人直學

到大成有終的地步。又是立學的深意。不可說淺

了。典字註常字甚好。學之心常。則日久日漸知道

了。如哲學暫輟。豈得悟道。雖有節。首四句雖起下

文。然相關處亦甚無味。今姑依文勢解之。弗學

七字。暗含下文學與教在內。知不足。困。主心說。自及自強。王用功說。教學

相長。就自己身上說。非人已相長之謂。至道與善

要看。善乃仁義禮智之道。在人性中。若至精至純

粹的。新云。此段益處。在教邊。得來。居多。何也。自及求。只

與學以教民。則涵養有地。鼓舞有術。故民皆化

而為善。而風俗自爾淳厚。豈直小聞動眾云哉。玉

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

君民。教學為先。允命曰念終始。始與于學。其此之謂

乎。建國君民。謂建立邦國。以君長其民也。教以業

言。學以地。言允命商書典常也。○玉美質也。然

不琢則不成器。以與人之質本美也。然不學則不

知道。典不成器。之玉無異。是學之所關其大如此

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之初。以立教立學為先

允命曰一念之終始。常於學之中。言王者之重夫

學也。其此教學為先之謂乎。此民之。雖有嘉者弗

所以學。而知道。猷玉之琢而成器也。雖有嘉者弗

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

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允命曰

學字半其此之謂乎

看之。嘉者味必旨。然弗食則

然弗學則不知學之全功。亦曰教學不可偏廢耳

是。故我學於人。然後知師勝我。而我有所不足。我教

人。然後知無以應人之求。而有所不通。惟知不足

然後能自反。以求足。惟知困然後能自強。以求通

自強是教有長於我。自及是學有長於我。故曰教

學相長也。允命本言教人之功。得學之半。而此則

謂教之功半。學之功半。以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

序。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

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

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

友。謂之大成。古者二十五家之間。同在一巷。巷首

家者。朝夕受教於塾也。五百家之黨。其學曰庠。教

問塾所升之人。萬二千五百家之州。其學曰序。教

求我所未至。是一倍功力。到自強。既要進。我的見

解。一步去教人。又要思人的見解。所到的地步。比

他先進一步。方纔可去教他。豈不是勉勉倍進工

夫。勇往奮發。自然有心得處。至道中之善。豈不由

自強而知。強長並上。學上。學典。教同

塾音孰。術州同。祭五。教反

古之節。辨志。是學者自辨。知類。二句。亦就考校

說。須照上。加一視字。○古之教者。家有塾云。則

立學之廣。而學有其地。比年入學。中年考校。而其

考校之法。一年云。則立教之詳。而學有其法。所

謂教學為先者此也。○或謂離經辨志。初學者所

為後選。而尚以此考校之乎。不知後選。雖未必離

經。辨志。天子諸侯。鄉大夫士之子。不然而乎。記文

不拘如此。然則考校。獨言國學。何也。舉國以例。鄉

耳。知類。是引伸觸類。通達。謂於理的源頭。通澈得去。

禮記

卷三

三

理之散殊收拾得來是知命耳順的意思不反是  
和心倚中立不倚不變寒的地步只重通達不友  
又從通達得力  
要知此大成之士從塾覺序中造就到國學中  
九年時候纔能成就如此不可遺了小學工夫

夫然節○此雖承上節而言分明與君子如欲化  
民成俗其必由學選應民就指學士說服屬近懷  
屬定各舉其切者言之蓋近者情未易齊最難說

照遠者勢未易偏最難于懷也此二者就是凡民  
易俗無淺深大學之道是因化民而漸其道之大  
不必把明德新民牽掣在內目篇首至此當為一  
段  
大學之道見學中陶鑄于始凝成于終其功力皆  
此也

首四字亦冠下節

大學節○學道之益全在一点敬心看得這道重  
須知他其中義理深遠自然用心研磨終有定得  
以至于成故當入學之始而服之祭之以敬重之  
也

宵雅節○此是立志之初須要他做忠臣孝子嘉  
賓登臣他日居官爵之尊而當王事之資勞故今  
日歌此三詩以誘之也其字指學者下做此

宵小同

入學節○入學廣言又不止始教之時孫從鼓字  
來美從篋字來○篋音孫去聲

黨學所升之人此皆鄉學也天子所都又諸侯國  
中之學謂之國學以教元子衆子及卿大夫士之  
子典所升後選之士焉比年每歲也每歲皆有入  
國學之人中年間一年也每間一年而考校教者  
察視其學業之進否也離經離經之句讀辨  
志辨別其趨向之邪正也敬業於所習無怠忽樂  
群於朋徒無睽貳博習不以程度為限也親師於  
訓誨知嗜好也論學講求學之奧也取友擇取益  
友也能如此是學之小成也至於九年則義理精  
明觸類而長無所不通有卓然自立之行而外物  
不得以奪之則學之大成矣蓋離經乃致知始事  
然離經未必能敬業敬業者所習尤有限博習者  
又未必能究其義理必至於知類通達則為致知  
之極功辨志為力行始事然辨志未必能樂群樂  
群者所厚猶止於同輩親師者又未必能擇友必  
至於強立不反則為力行之極功此小成大成之  
也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  
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易

者亦及其汀俗也蛾子初生之蟻也時猶常也○夫  
王者有鄉學有國學而又有考校之法則人無不  
學學無不成然後足以化民於善而變易風俗使  
近只無不悅服遠民無不懷之而道德一風俗同  
矣是始而教學終而化民易俗大學之道蓋如此  
非若曲學小道之比矣古記之言曰蛾子時將學  
術上之術而成大蟬其此先王教民由小  
學而大學遂成化民易俗之效之謂乎 大學始

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大學國學也始教謂入學

蕪藻也物之潔者先師乃古者明道之人今服尊  
服而祭以至潔之物是示學者以尊敬道術之意  
學者知敬道則 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肄猶歌也始

習之無怠矣 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謂始入學也

當祭菜時使學士於小雅中歌鹿鳴四牡皇華之  
三篇蓋鹿鳴以燕群臣四牡以勞使臣皇華以遣  
使臣皆居官任事時事學者將學為官也 入學鼓

篋孫其業也

入學時大胥之官擊鼓以召學士學  
士至則癸篋以出其書籍等物鼓聲

學惟高元自大便于業不精遜有異而入之意且  
鼓動其心机自有無窮之進意  
夏楚節○必是收其威儀到心上去使他內有誠  
是之心而外有謹飭之貌是正顏色斯近信之意  
威者以此國學中俱是貴介民後所以舉止之間  
都是有感可畏者○夏獲同音假  
未上節○存其心欲學者得于現感存其心以致  
思及求諸內操存不離光景就教者之心言  
自大學始至此當為一區  
評云

難以進眾能消人粗厲高元之  
心是使以遜順之心進其業也  
夏楚二物收其威  
也  
所以收斂學者威儀使不惰肆制外以養其中  
也  
未上節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  
也  
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  
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禘五年  
日而行故曰上禘天子不五年不視學以考校諸  
士所以優游學者之志使之久而有成也語告也  
存如有所存而不忘之存典籍名物教者但使學  
士時時觀覽而不言以盡其理所以存學者之心  
而使之默識志言也幼者未必能問問亦未必知  
要故但使之聽受師說而不得有所請問以學之  
道不可踰臘長幼之等也自皮弁祭菜至此凡七  
事皆大學為教之大節目故曰大倫見教者所當  
先也記言已仕之官先其職事所急未仕之  
士先其志之所尚引之以証先大倫之意  
大學

大學節○通節分二段看首言教人者有正業又  
有居學歸重於學上言居學之廢便足以為正  
業之害以見居學之不可無此共為一段重教者  
未遂承言學者之兼盡其功也亦根善教來  
脩有省察克治漸造純全意遊有玩物適情從容  
厭厭意  
要看不興其藝二句興者意趣鼓舞下操縵之三  
者有悅而相得之意思正見正業之精工全在  
興藝的興字來故此節重居學人心不可一息怠  
荒古人所謂善學正如此  
縵音漫依上声樂五教反

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  
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  
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  
焉息焉遊焉  
大學中之教人四時之教各有正業  
如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  
誦夏弦之類是也退而燕息必有居學君之所學  
非有外於正業也自師所授言口正業自學者所  
習言口居學耳弦也詩也禮也皆正業也操縵博  
衣雜服皆居學也凡學貴於能安安則內外渾融  
而成孰矣然未至於安則在平為之不厭也操縵  
人所操琴瑟之弦也初學手與弦未相得故退息  
時於所操之縵學之不廢乃能習熟於弦而音節  
中也詩人比興之辭多依托於物理而至博也學  
詩者但講之於學校而不能於退息討論廣博之  
依附則無以驗其充而於詩之辭必有疑殆不安  
者矣雜服冕弁衣裳之類禮各有服極為繁雜學  
者但講之於學而不於退息游觀行禮之雜服則

夫然節○時教之正業皆學之所及師之所傳友之所助道之所在者也四者之益雖從居學來却在正業上說不沾居學也  
細看當重安其學即安弦寺伴親師樂友信道想言安其學離師承親師輔承樂友不反承信道則重安學可知

啻音申估視同

數如字

佛拂同

今之節○此節言教之失其道與上節相反其安等三其字指學者而言施悖悖上六句求佛在大句之外隱疾苦不知一聯說此與上二節相反看共為一段記者之意重在教之善否也

當如字孫去声

大學節○禁仁未發等法之寔也讓等法之名也須時孫摩俱屬師說讓是宜先而先孫是宜後而後時是正當其時此三字分節次看由以言其本之以具見師當重此法也

新云四者之法皆因人心之机而曲成之四句預

無以盡識其制而於禮之文必有彷彿不安者矣興者意之興起也藝即三者之學退息時若不與此三者之藝以致致詩禮之不安則生疎扞格而不知其味惡乎樂樂學即好學自安而志者也凡此皆言正業不可以不居學之意君子謂學者脩者舉而治之遊者涵泳以博其趣也藏於學校而脩正業則所自者專而志不分息於燕處而遊居學則所養者純而藝愈熟也  
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  
允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  
惟藏息無不在於學是以安親樂信雖離師友亦不畔於道也安者習熟而無扞格也親師感其功而服順之也樂友有所得而樂其相資也信道見之明而不眩於他岐也時敏無時不敏也厥修乃來言其進脩之益如水源源而來也以敬孫之心務時敏之功即藏修息遊之意厥修乃來即安親樂信  
今之教者啻其估異多其訊言及而不反之意

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出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

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啻吟誦也估視也畢簡也教人吟誦以估視之簡牘則不能使之通蘊與多發辭以訊問學者則茫昧而難解所言不止一端則博而寡要此三者與時教之正業異矣曰進曰使曰教一意而交文也顧恤也安即安詩之安誠實用其力也材能也其教人不恤學者之安否不本於學者實用其力不使學者竭盡其材能此三者皆謂無退息之居學也施悖謂師之所施與學者之意相悖也求佛謂學者求之拂戾而無藏修息遊之功也隱深隱之意喻學之難也疾惡也難則苦矣故云苦其難既苦其難又何進益之有故云不知其益也業雖終而亦速去之以其徒事口耳而無得於心也如此則與安親樂信不反者

豐巴九意

三三

五

時孫摩總是一机却有貫串以豫為主蓋禁邪于未發是下手工夫也夫邪止于未發則防邪者豫所發皆善机矣善机勃然一動已是高理透露的机括于此遠其時是遏其善念生也之萌芽也所以要當可而用時雨之化以点化之然遠及時之化不過迎他一念之善机便可到萬里融通地步所以施教者要漸也開發他待他逐節而進若就以神聖道理施到他身上便是強其所未至有地而不順之意何以使彼善端異入到根心生色的地步所以貴孫教然此善特一人之善端還是偏的必要把眾人善念會齊至相融發這善機全譬如一學士的善在惻隱彼學士的善念在羞惡或辭讓或是非必湏此激勵彼以感動此眾相摩勵其德方成看來禁未發是四者第一下手要緊工夫所以大學以此為教時說四平亦備此以覽發然節○發然後禁寺四句屬師杆格不勝寺四句屬學者燕朋辟就承杆格不勝寺逆其師摩其學又說進了一步教所由廢只看打格至廢學

六件便見得教道不得成就此上節說只在言外見者不同  
格洛同音雀勝平声坏音怪僻音僻

君子節○此節為問之道善喻之善喻之道和易以思之善處全在弗牽弗抑弗達說个喻字以此善教法甚深婉我心默傳使彼心默受故曰可謂善喻

此俱頂上二節道而弗牽是禁未發之豫順而弗抑是當可之時開而弗達是不凌節相規之善惟弗牽則從容于道而不杆格而和惟弗抑則乘時向道不勤苦而易惟弗達則躍如于道心不乱于雜施得天息維志益鼓于观法  
強上声

美矣刑成也教之不成由正業居學之皆廢也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

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

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法者教人之法也禁於未發止邪於

未形也豫者先事之謂當其可者可以教即教也時者及時之謂陵踰也節分限也學者所至各有分限施教者不踰過其分限而強其所未及也孫謂順其序也相觀而善如稱甲之善而使乙者觀效之乙有善可稱亦然此謂使之彼此相摩礪而進也夫豫則閉邪而歸正時則迎机而易入孫則進之有序摩則勸之有成四法備而學發然後禁者之益弘教道舉而不墜矣豈非與乎發然後禁則杆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節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也打拒也格如地之凍各堅強難入也不勝不能承當其教也蓋非心先入故拒善如此勤苦而難成以其机不相投故用力多而成功少也雜施即陵節而施也壞亂失序之視惟強學者所未及故茫昧而不能修為也孤單鄙陋皆謂執已見也燕私之朋必不責善而相與以慢其師燕遊邪僻必惑於外誘而廢墜正業有此六者則師雖教而學者卒不能領畧矢教不出是而廢于

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知教之所由興廢然

可為人師下文復明可為人師之意道引導也牽者欲速成之也引導之使行而不牽率其必進則學者漸進而有從容自得之趣故和勉強也勉強之使進而而不沮抑之使退則學者懼忻向道而無



學有節○必知之。言必當知其失，便含知心意。所以然者何也？人之學也。云々。然後能救其失也。此所以教者必當知之也。然教者必欲救失，又何也？蓋教原是長善救失者。此又是承接其失而遂言教之大端。長善正是救失。宜平看。

新云：心之莫同，要說好此。多者從道問學之說而失之者也。寡者從尊德性之說而失之者也。易者狂之流而視天下無難為之事，止者循之流而僅自守者也。長善者，中行之教也。道問學者，心驚學德性者，心高。狂者，心曠。循者，心局。此是不質上的病，可以中道抹之。  
長上声

善歌節○二使字最着力。約達微罕譬，皆師之言也。不可將喻字屬學者說，可謂繼志以師言。

繼志謂教者之志，要如此，能使學者之志，即如志其繼。猶淺師志所未到之處，而學能先列之。師志有窮居之處，而學者又能擴充之。方謂之繼志。都從約微罕譬中來。蓋約則使人志可固守，微則使人志可精體，罕譬則使人志不乱惑。自然能繼矣。

君子節○為師者，豈真將來為君長，只是論理如此。雖未便為君長，而君長之道，彼固優為之。師既以為君，則師雖不真，學為君，而君道于此而寓，便似平日習學為君底一般。博學師只泛就學者說，不必說人君擇師。○從博學說到為君上，只要會見師道之大，惟其道大，故擇之不可不慎。擇師中不必更重為長為君了。

此謂君道在師道中，人君安得不親師而學之。只重學為君上，曰為君，便有許多化道訓誨下民的責任。就如師之陶鑄其徒一般。所以必在師道內計出君道來。擇慎必擇能為長能為君之師，而學

苦難之患，故易達通也。開其從入之端，不輟通其。若猶與則學者沉潛玩索，而將由顯以通微，故思能使學者獲此三益。然後謂之善教。故學有四失，曰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喻亦教也。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多智者，愚者之不及，易賢者之過，止不肖者之不及，四者皆其用功也。然多與易原於用心太過，寡與止原於用心不及，故白心之莫同也。莫不也。教者知其心，然後自心而激勵裁抑之，反約以救其多，博學以救其寡，退兼人以救其易，進退者以救其止。則學者自無過不及，以歸於中矣。長其善，救其失，雖二端而實互相為用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此言口師道貴傳心也。繼續也。學者與師際合則傳續矣。言善歌者教人以歌，必使人繼其聲。以况善教者教人以道，必使人繼其志。下文乃言使人繼志之實。蓋言不貴繁，然約又難以達意。言不貴峻，然微又卑陋。而未必美善，引証不貴維然。罕譬又比例未廣，而無以動人之悟。約而達則言簡而意明，微而戒則言不峻而盡善。罕譬而喻則比方之辭少，而感動之意深。有此三者，而學者因言得意，志與師合，非使人繼其志乎。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

至學，至于學也。鈍者至之難，敏者至之易。質美者向道，惡者背道。知乎此，然後能喻人。各因其材，不拘一塗也。長官長也能為師，然後能為長。即推其所以教人者，治人

禮記正義

凡學節○首二句且說及師之難下二句是及師之故是故以下則及師之寔為師弗臣正是及師詔天子無非面正是弗臣一步實似一步然曰君曰天子者即重以明輕也不可因此就把及師專指君說此節意全重道尊二字及之欲尊其道也不臣正所以使之尊道也道者人君受學之本臣民明理之原所以人君及師則民知敬學而道尊是第一節要領處

也能為長然後能為君即推其所以治人者治國也是師正所以學為君之道也夫師道之能博喻極於為君擇之不慎而不能博喻則無以成就人才矣記言三王四代所以成治惟其師之得人耳引之以明慎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非面所以尊師也凡學通國之嚴尤尊也蓋師主道義而不在勢分學者或挾賢則不見道義之重或挾貴則惟知勢分之尊非真知道義忘勢分者不能尊師也故曰嚴師為難師傳道者也故師嚴然後道之在師者尊尊者不可表也道民之所學也故道尊然後長之為學也敬敬者不敢怠也不臣尸為神重也不臣師為道重也大學之禮天子視學為師者不惟詔於學士雖詔於天子亦不非面以非面臣位也非尊師之

說如字解下介友從音叙

善學節○功倍功半非工夫之工只當益字看堅木喻理易者節目皆言理而借堅木之字面然此數句都說正意而攻堅木之意隱隱在字面中至如撞鐘之下却都是說鐘而正意乃在言外見之者此經文之不拘處讀者須是善會始得不善學不善問不善答問皆是及上文之意故末句不必承此三者而意已足不為偏也

道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及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及此此皆進學之道也師逸不煩詳論也功倍謂善之謂歸功於師也理有大綱頭淺者如堅木之文理平直易攻也理有小節繁雜者如置木之節目盤錯難攻也問其顯淺者而其繁雜者姑置勿問積久問多思熟自有彼此相證據而懶悟於心者矣故曰相說以解說猶證也解猶懈也至懶則節目且不必問矣待問者師也如撞鐘謂如所撞之鐘也叩亦撞也小者大者謂撞鐘之物小者撞之輕故鳴聲小大者撞之重故鳴聲大此如師之隨

禮記正義

十三卷

八

記問節○前言聽語方可為人師見為師之難後又言師心聽語之故蓋必不能問然後語之則此少能問者必當俟其問而答之矣

此重心得。上至聽語截。上推師道在于聽語。下因言聽語異其施力不能以下。又是聽語的活法。力不能問是有憤排之机看他不能問在何處。即以

此語之正是聽語不知舍之非棄之也。此時彼心方望與之語既不悟矣。故日舍之待他去反覆思索。直來問時。再以語之。亦是聽語。

良治節○此言學以有漸。君子當深造以道。意忘于學。重學不重志。

古之節○此字與樂記比類之比同。醜類又在比物之外。學與師是正意。而以鼓水引起。此節要玩味無當二字意味出。謂取來比方的物。與我所明之理本無專主。明天下精微之理散現于事物之中者。偶得旁問曲喻。引伸觸類。覺物皆明理之資。惟隨類而窮。則趣博。机活。其間精微妙理。自有相通。故此物醜類。學之不可少。當並去声。

問而答不拘一端也。從容謂撞者聞歇也。盡声謂餘声之鏗爾者始竭盡也。此如師待學者如問時少問存想然後盡言不強聒也。善學善問則能進已之學。善待問則能進人之學。是此三者皆進學之方也。道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也。其聽語

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據記誦訪問為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不足以為人師。聽語聽學者所問之語而教之也。性有實學。故隨其來問而能答之。此方可以為人師矣。所以然者。蓋惟力量不能發問之人。然後不拘聽語而自我語告以開其端。若告之而彼終不知。是無承受之地。雖舍置之而不告。亦不為過。此外皆是聽語而後教師。良治之子必學為箕。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治造鉄器者其父善治其子亦欲善之則必先

學為棗蓋補續。獸皮為棗與鏃。鏃金鐵為端。相似而且易為力。故也。良弓善於造弓者。其子亦欲善之。則必先學為箕。蓋箕柳箕也。取柳條和軟。燒之成箕。與梳屈。輪角調和。成弓相似。而且易為力也。馬在前牽車。此駕馬之常。惟始初以馬駕車之人。謂此馬向未駕車。若忽駕在車前。恐其驚奔。故反其駕車之常。另以他馬牽車於前。而繫此馬於車後。使慣習而後駕之。不復驚矣。治弓駕馬皆非生而能也。必始於學。棗學箕。駕則學其可已乎。故君子察此三者。而有所覺悟。可以有志於學矣。學之為言。效也。效先覺之所為。與古之學者。比物醜效。父效駕等耳。可以者當然也。

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董。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比。分次之意。比物辨醜類。謂群其同類。即親師取友也。下文乃言其故。當猶與也。鼓声不宮。不宮於五声。本無所與。而五

君子節。志于本典志於學。語脈一例本即在德。道信時之內看出不必又添一層。

此童言志。本是培養心源的道理。人看未發時氣象。那大道大德大信大時道理。都一在內。此處着得力。工到則萬里脈絡。靜會在心。本原自盛大。心為衆理之源。理為吾心之委。靜養一心。而使源在委先。是之謂務本。

三王節。此合上節為一段。因前已說盡教學之事。故約而歸之本以結之。

聲不得鼓則不諧。和水無色不在五色之列。而繪畫不得水則不章。明五官身口耳目心之所職。即貌言視聽思也。學於吾身五者之官。本無所與。而五官不得學。則不能治。治即恭從明聰睿也。五服謂三年期大功小功總麻也。師於弟子不與五服之一。而弟子若無師之教誨。則五服之屬不相和。親蓋五官以學而治。五服以師而親。猶聲之資於鼓。色之資於水。此所以比物以爲學。醜類以親師也。不及友者。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師。可例之也。

約大時不齊。祭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大德大信皆謂聖人大時天時也。自所得而言謂之德。德大故不拘一獻之任。自所出而言謂之道。道大故不擅一材之長。至誠無息行之自無不信。豈必相期許而後信。元化周流。一氣屈伸。不可以截然分界限之。故方崇之時而有祐者。焉寂之時而有勳者。道信時之大皆體也。故不官不器不約不齊其妙。學者察此四者。則可以有志於本。務養培植而不泛然用力。不然何以希聖希天。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此承上文而以祭明本之當務也。河夏商周之祭川皆先河而後海。蓋以河在上流爲源。海受河流爲委。源本也。先其源而後其委。此之謂務本之祭也。以君子之學可不務其本哉。

禮記十三卷終



樂者節○此節申明感物而動意。上言比音。至謂之樂。便可見樂是音之所由生。上言凡音。至謂之音。便可見樂之本。又在人心之感於物也。然音所由生之意。輕只喚起下句耳。中十二句。言人心不同而聲之所發亦異。末二句。言心之所以異。又本于物感之異。提是發人心感物之情狀出來。以明上文也。

中間十二其字有別。上六字指聲。下六字指助聲。中間六感字。與前後二感字。兼難同。然中間是言聲。從心感出來。前後却言心自物感。有兩層意。六字與上節形於聲之字。同六以字皆當而看。唯殺二字。平言偷做此。新云六者之聲。乃心口。真字道理。試于平常或喜或怒。或哀時。體驗出來。便自見其真。

行夫聲

是故節○此節雖承上文。然不必沾樂音字。道與和對。訓作引導。非。禮樂刑政。只平重然。政刑又是輔禮樂者。所以要肯定。推先。已意思如此。民心同在。慎感之後。治道出。却即在民心同裏。其間禮道志。察和聲。如何曰。禮之儀節。一歸於敬。民習禮。自然收斂此心。而無邪僻之志。樂之聲容。無非一和。民習樂。自然心氣和平。而言語無粗。房悖。逆其。實禮以餘外。而言道志者。探本也。言動皆和。而狹言和聲者。舉其切於咏歌者也。此合上共三節。可作一章。

慎于感欲其六情之中節也。就有禮樂意在。了。禮即人心之情。上序處。樂即人心至和處。所以兩字着實有味。慎是先王心裡。許多詳審。脩治工夫。禮樂四者是慎心裡發出來的。所以可全民心。可成治道。凡音節。首句虛着。下三句方實之。此為一段。中六句正是聲音通於政。末二句就承上結之。此為

禮記疏義

作焉詩歌使叶五音不可增損改易。是此變又成方休。故謂之音音者。雜比五音而為言也。此音。破之樂器。如琴瑟。簫管之類。及被之于戚。羽。笙。樂者則聲容備而成樂矣。干戚。武。舞。羽。旄。文。舞。也。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噉。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此承上文之意。竭而無澤。殺者減而不隆。噉者闕而無餘。緩者紆而不迫。發者生而不窮。散者施而無積。粗者高急。屬者暴猛。直者無委曲。廉者有分際。和者不乖柔。者致順性。王靜。哀樂等六者之情。感物而後動也。蓋人喪所欲。則哀。得所欲。則樂。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怒於所長。則敬。於所悅。則愛。夫人心感於物

而其聲不同。如此則有聲而後有音。有音而後有樂。可見樂之本在人心之感於物矣。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言人心既感物而動。則其不必在上也。是故先王必慎其所以感人心者。人之志。未必向道。則以禮道之。使無邪淫人之言。未必順理。則以樂和之。使無乖戾。禮樂有不能行。未齊也。則政以一之。禮樂有不率。姦心未革也。則刑以防之。四者之事。雖殊。而其致一。歸於慎其所感。先王如此。為治所以同民之心。而昭顯吾之治道也。蓋民各涵濡於禮樂。而無不能之行。不率之姦。自然哀樂。喜怒哀愛。敬皆中其節。天下如一人。而心無不同矣。風移俗易。而太和。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

禮記疏義

一般然上段是起下段底。輕音同前而音字義但畧狹些聲。比首節聲字稍異。蓋彼尚有相應生變在後故也。政和政垂民困之後。含有動情之意。道字不關政是泛言。不必與上下文貫。通節只重政上。聲字音字。都作民間歌咏說。是捕揚喜怒之聲。就此編成曲調。燦然可听。此情動乃感于上人之政。而動之情。聲音之道。字不可輕作道理。乃他精神命脉所流貫之情也。通者相為一。所謂政和則心和。心和則音和者是。

宮為節。此皆見君臣民事物。有實比道理。而君臣當各盡其理。以爲民事物之至。則下文通倫理之脉。君也。攬萬化。臣所以輔君。而日有事机。但水減于君。此宮之與商。有相濟之位。分矣。有交成之責任。民有作事用物之責。而從使于君。臣若事之各有其緒。而不混物之各成其質。而不妨。又主宰于君。臣則非君為首。臣為次。民事物各從君。臣而次。歷比有實理在。

從音止下同

吐音規

帶言制及

吸音男

禮記疏意

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垂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此言音本於人心而通於政也。音民間詩歌也。情即喜怒之類。情見於言語。未有宮商之調。惟是聲耳。至作爲詩歌。則次序其清濁高下。使五聲爲曲。似五色成文。故謂之音。其音安而不迫。樂而不慘。此原於政之和。和者不拂民也。其音怨已之不得使。怒上之失其道。此原於政之乖。乖者拂民以從已也。忘國社稷。丘墟者。其音哀。今日之苦思。昔日之樂。比原於民之困。困者流離顛沛。政之乖。不必言矣。現此可見。聲音難生於民心。而其道未嘗不與君之政得失相通也。宮爲君。商爲臣。角爲

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憑之音矣。此五音象乎人道。而音調則樂和也。五音本於十二律。如黃鐘長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卽以此爲宮之數。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則去二十七。得下十四也。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則加十八。得七十

一也。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則去二十四。得四十八也。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則加十六。得六十四也。其餘十一律。皆以本律之數爲宮。而商角徵羽皆以次降。殺其有商過宮。角過商。徵過角。羽過徵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是宮數最多。而聲至濁。至濁於五音。獨尊。故爲君。象商數最少。而聲次濁。故次於君。而爲臣。象角數在多少之間。聲居清濁之半。故次於臣。而爲民。象徵數最少。而聲次清。有民而後有民事。故徵爲事。象羽數最少。而聲至清。有事而後用財物。故羽爲物。象五者不亂。謂宮商角徵羽皆得其數也。無怙憑之音。統樂而言。謂樂音不敵敗也。如下文荒。阪。憂。哀。危。則敵敗矣。宮

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此言審知人道也。宮亂則樂音荒散。此由於君之驕。恣。商亂則樂音歌邪。此由於臣之壞。亂。角亂則樂音憂

十四卷

三

鄭衛節。此合上其三節是一章首節言五者不亂使含有不慢於人道之意。中節遂反言五者之亂而推其人道之慢及其國之亡。末節不過証中節耳。比毗至反濮上聲。

凡音節。此上下反復言君子之知樂只重禮而理上首一句括盡上文。然音生于人心。又是爲下句張本。不重。此爲一段。下文至倫矣爲一段。又至末爲一段。是故知聲五句。是以次而推。君子之知樂。知樂處且虛說。審聲四句。正是以次而詳。其知樂。是故不知聲三句。是以次而推。其知禮下則因知禮樂而贊之也。通節四箇知樂。使審音以知樂說得狹。謂知入音之協和而已。其餘詳其通于倫理也。治道備。只是就知政中見出。聲音與政俱。就於邊說若兼美也。則幾字得字俱說不去。不可與言音樂。就含有不幾于禮的意了。皆得皆字不可忽。末句泛論。後繳到禮樂上。此節緊緊在知樂上。知字因通字來。下文審典凡德是箇知之到。節中政字。禮字。德字。都是倫理的。字中所包藏的。真妙。卽君臣民事物之脈絡也。政不日樂通倫禮。而日通倫理想來。倫中之條貫。

愁此由於政虛而民怨。徵亂則樂音哀。慘此由於役煩而事勤。羽亂則樂音傾危。此由於重征而財匱。五音亂其一而致樂音怙。慝已見人道之失。而非治國若五音一也。皆亂則衆音迭相陵奪。而荒波憂衰危之畢見。此由於君臣民事物俱失。鄭衛其道而謂之慢也。國之滅亡在旦夕間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此古亂亡之音。以証上文。鄭衛二國名。其音之邪淫。見詩國風比近也。慢承上文。謂之慢而言。桑間之音。卽衛風桑中之篇。蓋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之詩也。濮上衛濮水之上也。史記衛靈公適晉舍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命涓爲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也。此云濮上之音。蓋謂靡靡之樂。以其聞之於濮上。因名耳。亡國謂衛爲狄所滅。紂爲武所伐也。誣罔也。鄭衛爲亂世之音者。以其音之形。知其君臣民事物

之皆失而近於慢也。桑間濮上爲亡國之音者。以其音之形。知其上之政散。亂下之民流。蕩政亂故。民罔其上而不可止。民蕩。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故逞其私意而不可止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此言樂之至妙。而君子獨知之。因贊其理。蓋樂之和。垂本於倫理之得失也。聲音樂一體。而分言之。有響可聽。爲聲。寓宮商角徵羽之調。爲音。入音克諧。爲樂。凡耳有所聞者。皆能知聲。心有



經緯是禮。此物在政事間便是治道。禮樂皆得。融會和序。一動便是德。二者得也。之得謂禮樂融貫之效。而實体直到得。也。方完成个知樂。

食音嗣越如字和好惡去声

是故節。首四句且虛提清廟大饗。二服方。其去以後至末。是釋上文。不是從上見出。食饗之禮。其樂之隆對。不可就指中。裕禘來。清廟正樂之隆。在大饗正食饗之禮也。有遺音。有遺味。則說有不。是之音味。典上下文意不協。先王之制。廣言不專。是清廟大饗。言樂而及於目者。樂尚有容。故帶言之也。好惡。平人道之正。自復。非有兩。屬通節。三非字。口氣不同。非極音非致味。是不字意。非以典。將以

相應。又是一反一正意。以前只說樂至上節方入。此節後多兼禮樂。

有遺音。有包藏。易俗移風意。有遺味。有包舍。恨水反。始意前說稍別。平好惡。反人道一串。俱就禮樂上見。

新云。人性原無紛華。故冲雅淡泊。而以質素為好。若是人道之正。雅正性為世情所汨沒。則声希味淡之本体失。而好華惡質。好文惡素。人生胡由得平。二者便欲典理。而好理惡欲。適得其恰。當之則。而本來之真性見矣。故曰反也。

人生節。此因上文平好惡。而推好惡無節之害。人生二字。微讀靜字對感物而動看。大之性。上知之欲。且說理物。至知知二句。方屬人身上說。上知字。主心之体。下知字。主心之用。好惡形。即上動字之實。知。却在動之前些。無節於內。知誘於外。雖本

鼓瑟潛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此禽獸之知。声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衆庶之知音也。若孔子在齊之聞季札聘魯之規。此君子之知樂也。政典治道。不迥倫理而已。詳審精察。則声音樂政。一以貫之。非有節次先後也。治道備。即承知政言之。謂為治之道。知之已完備也。不知声者。必不能知音。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必不能知樂。故不可與言樂。知樂以知政。而治道備。則是幾於禮矣。幾者。辨析精微之極。禮者。節政治者也。禮樂皆得。總承知樂幾。禮言之。得者。真知之謂。謂之有德。贊之之辭。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又言德之義。以明謂之有德之意。

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

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此言禮樂尚質。而因明。樂之意也。作樂必有音。然樂之隆者。不極美其音。行禮必有味。然食饗之重。禮不致美其味。清廟頌文王之詩。絃必練。而後朱絲之練者。声濁。疏。通也。越。瑟底之孔也。歎。猶和也。鼓清廟詩之瑟。朱其弦。則声濁。疏。其越。則声淫。倡者。止於一人。和者。止於三人。則音希。是未極音。而猶有遺也。大饗。給。也。玄酒。之尊。陳於上。生魚之俎。列於前。大羹。無滋味之。和。是未致味。而猶有遺也。遺。猶缺也。所以然者。蓋先王之制。禮。原非窮口腹之欲。制。原非窮耳目之欲。意。將以此。禮。樂。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反。覆。也。人。道。之。正。處。好。惡。自。平。而。不。偏。但。因。世。日。趨。於。文。是。以。民。皆。好。文。惡。質。而。正。道。失。先。王。使。民。好。質。惡。後。以。復。乎。正。故。禮。樂。如。此。假。令。極。音。致。味。民。將。不。知。尚。質。而。正。道。其。可。復。乎。

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此節當緩下。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

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

互文法。然知誘于外。比無節于內。進一步不能反躬。比知誘于外。進一步。下面人之好惡無節。包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兩項。天理滅在後。是自滅。天理在前。是人去滅。言天理者。欲與天性應也。自好惡無節以後。當分三段看。此一節義理文法俱精粹。好惡雖承上文而篇旨其美。則所以起下文也。  
好惡並去聲  
知者之知去聲

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此原好惡之所自。而反其不平之弊也。人之生也。其靜而未感。此心寂然。無倚是。天命本然之性也。及其感物而心動。是性所具自然之欲也。欲即情也。惟動為性中之欲。故物至則人心本然之知。即知之。然後好惡之欲形焉。而內心實為之宰。若外之好惡無節。制於內。內之知覺。牽誘於外。物又不能以身以察其好惡之是非。則所好所惡。皆非天理。滅絕。而天性實矣。何以知天理之滅。蓋物之感人。本無窮。盡所恃。人心有節。自不為物所化。今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未至之時。物自物。人自人物。一至

是故節。○人焉之節。統下文四節。可以字。衰麻哭泣之類。禮也。鐘鼓干戚樂也。喪紀之類。人情也。節之和之別之正之。皆首字之意。此以上為一段。以下為一段。禮節民心二句。只同前章之義。然要此本節。上文相闕。王道備。正典大亂之道。反照此合上其四節。可作一章。  
衰音崖。安樂之樂音洛。冠去聲。食音嗣。

而人遂化於物矣。所謂人化物也者。乃是滅天理而窮極人欲之人也。此以知天理之滅也。如此之人。存心制事。皆非以強而制弱。以衆而害寡。以知而誑愚。以勇而病怯。此皆悖逆詐僞。淫泆作亂之形見也。疾病之人。無有養之者。老幼孤獨。無有安之者。非大亂之道。而何其弊出於好惡無節。故也。此所以必制禮樂。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言大亂起於人情無節。故先王之制禮樂。因人情而為之。節制使無過。差人情。哀死而喪期。無數。故為衰麻哭泣之數。以節之。人情好逸。樂而不能和。諧。故為鐘鼓干戚之樂。以和之。人情有男女之欲。而不知別。故為昏姻冠笄之禮。

好惡並去声

樂者節○百六句止言禮樂未着為治者下文方在人君上說然合情二句又言禮樂可救弊以起下文也為同為異已涉在人上下而不同不可又粘禮樂說禮義立義字只當條件立是植立樂文同文字如後章異文的文字此文使天下人共習之便是同也貴賤上下盡一世之人不可以貴上為君賤下為民好惡二字尚虛至刑禁爵舉則更實了然上知重在別字謂人之賢否不淆也下知重在均字謂君之政令不偏也仁義皇民所固有然亦本上之教愛之正之是倒折文法蓋民之相愛相正即上有以愛之正之也如此包禮義立至

正之民治行括貴賤等數句而足之也

此章有二大關鍵為同為異是禮樂本初未弊之先用以統民心之同辨民分之異也義立文同是有弊之後用以合既離之情飾既流之貌也好惡四句又足以法輔之外仁愛義正是下法輔禮樂之內用一段真懇到真裁割以洗流弊之根源也緊要在合情飾貌而極緊要處又在仁愛義正把禮樂直歸到愛敬良心上方真切搜剔得流弊的病根着通王治民說不日治民而日民治者見此親敬之一通原民自然之治至此而無不行耳

樂由節○此節言禮樂本體之妙詳其功化之隆也。由中自外。究禮樂所由始靜文則。抑禮樂之成。為治極功。與大字不同。無怨不爭。正樂至禮。至實。迹處。揖讓重看。若有所作。為。終天下治。便不見禮。樂之效了。治天下即無怨不爭。禮樂之謂。雖含至字。意然不可說是禮至樂至之謂。四海合父子明。

以別之人情有交接之事而或失其正故為射鄉食饗之禮以正之所謂人為之節者如此衰麻之數五服是也哭泣以近之數觀伯魚期哭之非可見婚家日婚婦家日婚男子二十而冠女子許家而笄射射禮鄉飲也心即志也行之行其禮樂之道也防之防其禮樂之失也四達通行於四方也自上之制言則為四達自下之從言則為樂者不悖上施而下信從豈非全備之王道耶

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節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

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

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

此則民治行矣此舉禮樂之用而推其弊因詳救

使同禮主序故辨人之分而使異惟同故相親惟

異故相敬但偏勝則欲親而反流敬而反離此用

禮樂之弊也救之者毋使偏而已蓋和合其情而無離自是樂之能事節正其貌而不流自是禮之

能事所以先王不求治於禮樂之外以禮教民而

義立則貴賤有等而不流以樂教民而文同則上

下相和而不離此禮樂相資為用也然又立之法

以作其志意禮樂有能否則明好惡而賢不肖自

別禮樂有向背則公刑爵而政自均然又本之性

以庸其天真教以剛但之仁使自相愛教以裁制

之義使自相正則其不離不流各根於所性矣先

王治民如此其治豈不行乎民之治不過親而不

流敬而不離茲則貴賤等上下和而又鼓舞於政

刑而不悖維持於仁義而不息終不至流離矣行

者通行無滯礙也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

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

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

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

長幼如何是敬天子蓋父子長幼之親序即天子所制之禮四海能合明之而遵天子之禮即是敬奉天子了。達行二字而平。○禮樂唯有其妙故有許大效。然效所由成又本于天子。以禮樂爲治耳。四海之內在合字上。

新云樂至禮至言聖人之用禮樂者。體靜文之妙。會易。禮之情而時出之以和平。品節天下則無然不爭自况。

樂達禮行重天子身上天子不怒就是樂至天子如是就是禮行。所以揖讓而治天下之化。端之禮至樂行之天子。

大樂節。同和同節是合造化。下和節亦指養同字意。明則二句統承上四句。不重理一之意。如此行矣。此禮樂之治效也。

只承明則二句四海合敬同愛本。於以禮樂爲教這合同字。生于四海下文二合字。却生于殊異。不可混看了。事與二句正見相沿之意。說明王相沿所以明情之必不可變也。通節以感人爲至首六句只要推禮樂之道大以爲感人張本。殊事以後則從感人而生者也。前言和節於天地上切。後言敬愛于天上切。非漫然交文也。然敬字典節字異愛却只是和意。此節看來絕重情同句。禮樂之句。渾是愛敬的實理。這理出天理之自然。根人心之固有。故曰情。這一段情。流行天地。貫澈古今。更無二物。更無交易之時。仁近樂即是愛。義近禮即是敬。可見天間之鬼神。卽造化之仁義。人心之愛敬。卽人心之鬼神。聖人以兩物一氣者。感之安得。不合而同。殊事二句。丑文說到情。見文異而情不異。禮樂之情同。由情說到文。見情本同。卽文有異。而無不同。從見情同。故可感之見。

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此言禮樂之妙。欣喜歡愛之和在中。因作樂以發之。是樂從中而進。進退周旋之序在外。因制禮以節之。是禮自外而作。樂之節奏一和所暢。故靜言從容。閑雅也。禮之威儀一序所定。故文言條理。燦然也。靜主舒遲。若難然。大樂由和而靜。又必易而順。適焉。文主繁。若難然。大禮由序而文。又必簡而徑。約焉。其妙如此。故樂極至則人皆得所。而無怨。禮極至則人各安分。而不爭。是揖讓無爲。而天下自治。正此禮樂之謂。而非他小術。可以奏效矣。暴民不作。無寇橫也。諸侯賓服。無叛國也。故兵革可不試。五刑可不用。百姓相安於閭閻。而無患。天子垂拱於朝廷。而無怒。如此則自天子至庶人。皆至和無怨。是樂之四達矣。四海之內莫不各和合其父子之親。明辨其長幼之序。以敬奉天子。而不違。如此則天下皆至序。不爭。是禮之通。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

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此

禮樂道大而感人。因推感人之故也。天地之和。如周流合同。是也。節如高下散殊。是也。禮樂之和。序與之同。則能助之生物。而百物不失其性。助之成物。而祭祀以報其功。可見明之禮樂。與幽之鬼神。同其大矣。鬼卽天地之節。神卽天地之和也。禮樂之道。其大如此。是以海內感於禮者。莫不相敬。感於樂者。莫不相愛。所以然者。蓋以禮有經曲之事。於樂而敬之。寓於事者。一祭有聲律之文。異而愛之。寓於文者。一惟禮之情。同一敬樂之情。同一愛故事。明王迭興。以此情相延。而不變。制禮但因時異。事如宜質。而質宜文。而文之類。至於敬之情。不異也。作樂但因功異。名如紹堯名。韶代暴名。武之類。至

綴音拙還音旋

故鐘節。樂之文獨言舞者此文淺言。故又指人之易見者。謂聖謂明。通是稱贊其人品之高。原無抑揚之意。明聖者述作之謂。是從上文看出。見明聖之名。未可以易得也。前段已含有情文二字。意後段只重知識。作述明至六字。前二文字對看。言後一文字對情言。絕不相同。

此合上節。可作一章。蓋以情字根上。節爰敬而言。新云鐘鼓。是論禮樂之器。文此內就。要見情之所。窮意知情者。心通造化之精。把和序之理。別有一種妙情。于情內。故能以我之心。思制裁量度。行發于器之間。識文者。採摭古今之迹。把和序之道。吐茹得到于文中。自有周匝不漏處。故能以所遺之制作。留之記載之內。

新又云。刪定補緝。使其道真。不可傳不朽的精神。總謂之述者。之明。建新開始。今前至所未有之事。業自我獨創。其奇。經謂作者之至。附楓江云。禮樂之情自在也。不知他原有。這與發揚昭着的。何能

取其精而着之。制作。禮樂之文亦在也。不識他原有這段不可磨滅之精神。胡能取其文而見之。若述。樂者節。前章同和同節。猶二之也。此却言。禮樂就是天地之和序。更深了一步。此用兩個也字。氣脈已住。故下和序。不必更搭上文了。兩作字。兩制字。一正一反。口氣緊相粘。明字最深。問上言和序。天地都有。下却以禮樂分屬天地。何也。曰。統天地而言。凡合同處是和。辨別處是序。分天地而言。合同處是氣。比則于天更切。辨別處是質。比則于地更切。其是一理也。

此節全重過制二句。從來不曾說和序不可過。此處發之。正是制作。緊要道理。禮樂全是中和。中和全是不過者。法天地之和序。以制禮作樂者。正防其過。處明于天地。要說得明。天地不過的道理。以為制作之本。

論倫節。論倫就是無患。中正就是無邪。欣喜從

於愛之情不異也。夫禮之情主敬。樂之情主愛。所以能使人合敬同愛也。故鐘鼓管磬

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籥簞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

視。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

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

之謂也。此備舉禮樂之器。文而言。作述之待其人

也。磬石為之。羽籥以竹為籥。而插羽其端。為文舞也。屈伸舞者。身容俯仰。舞者。頭容綴舞者。行位連綴也。兆。位外之營兆也。舒疾。猶遲速舞者。之節也。制度。宮室。器皿之類。文章。衣服。旗裳之類。非降行。非之節也。上下。坐立之位也。器物也。文人為之。然二者。寓精義。則為情。條理。燦然可觀。則為文。知其情。則有本。而能作。識其文。則有具。而能述。蓋情者。禮樂之原。最為深奧。惟能洞見之。則以此。理創造禮樂。而不必有所因襲。文者。禮樂之成。章

最為煩縟。惟能通曉之。則以此。舊章。傳述於後。必不至泯沒矣。作。非隔物成務者。不能聖人之事。述。非傳學多識者。不能明者之事。是人而稱。為明聖。以其能述作。禮樂之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此言禮樂。盡天地之情。而申明其意也。樂即天地之和。禮即天地之序。言不可視之。為二也。何以見之。蓋天地。惟和。故百物皆化。生。惟序。故百物皆成。而有別。生物之和。主氣。氣行於天。而樂則法之。以作。成物之序。主質。質具於地。而禮則法之。以制。若過制。而不法。地則亂。而無序。過則不。法。天則暴。而不和。司制作之權者。必先洞達乎。天之和。地之序。然後能制。禮作樂。而不暴。不亂。惟深。不暴。所以為天地之和也。惟禮不亂。所以為天地之序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

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

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

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

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

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

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

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

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

已出欣愛是與人浹洽。總只一和。莊敬是心。恭順是容。總只一序。人和而後可作祭之。和者人序而後可行禮之序者。故曰官曰制也。若夫禮樂渾淪冠下施。越用事四者。施越單言。樂而舍禮于中。用事及承禮樂。民言凡民對君而言。

此節見禮樂兼之難知。而為君之所欲知。意明其難知。祭要在官典制二字上。蓋祭情之和。猶可知。而以心之和。為此官之妙處。不易知。序。猶可知。而以心之制。凝此質之妙處。未易知。欣喜歡愛。是一段。敬中和。學問。養成個天地。位。萬物。育的景况。莊敬恭順。是修己以敬工夫。已到的氣味。

新云。此正是知禮樂之情者。能作情。質二句。言禮樂自具中。和也。官制二句。言人之用禮樂。當先具和。序之德也。若夫以下。輕只是以民之同。形君之獨耳。

辯徧同孰亨熟烹而

王者節。首二句。提端。下六句。一正一反。試禮之具者。可通行天下萬世。故變其為達也。則要在樂

取其極後。則偏在禮粗。後敦樂。就是無憂。禮備。就是不偏。敦字。最難。休認。乃樂之有節意。大聖與王者。只一人。以位言。為王者。于制作。切以德言。為大聖。于用禮樂。切耳。武王吉商。婦作大武。是功成作樂。至周公相成王。法令具。而天下安之。是治定也。

此節至不相襲。禮分是言。制禮樂本于治功。下言用禮樂本于道德。要知用即作而用之也。未暇禮樂處。有樂備。禮具。意大聖處。功大治。辨意。

禮記疏意

十四卷

十

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雅頌之辭。皆有至理。而可論倫序。是極和而無患。害此祭之本情也。而在人者。則以欣喜歡愛。為作樂之官。主中者。無過不及。正者。不偏不倚。是極序而無邪。僻此禮之本質也。而在人者。則以莊敬恭順。為行禮之宰。制此四者。義之難知。而可貴者也。若夫施之器。而越之聲。以事平鬼神。者。則禮樂之數。而眾人之所共知也。曷丈貴乎。施播也。越發也。禮樂之義。與數。雖不相離。然義則精微。數則顯著。故特別而言之。欲人之探本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于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惟大聖乎。言禮樂本於治功。而行之。雅以象其功。所以咏歌。體。渾。俾。勿。壞。也。治定。然後。制禮。以節其治。所以昭。曲。典。則。持。其。亂。也。故。其。功。廣。大。者。其。樂。全。備。而。情。文。兼。至。其。治。皆。徧。者。其。禮。完。其。而。本。末。畢。舉。若。夫。于。戚。之。舞。情。未。盡。善。而。非。備。樂。原。於。功。之。未。大。也。孰。亨。之。味。以。禮。本。根。也。濟。而。非。達。禮。原。於。治。之。未。徧。也。少。昊。作。九。淵。顛。項。作。承。雲。帝。嘗。作。九。招。帝。堯。作。大。章。帝。舜。作。大。韶。其。樂。不。相。沿。以。時。殊。而。功。不。同。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其。禮。不。相。襲。以。世。異。而。治。不。同。帝王功治。雖無大小。廣狹。而亦足徵。禮樂本於治功也。然用樂行禮。又必待聖人焉。苟非其人。作樂而極其娛樂。則增悲。而憂行。禮粗畧。不詳審。則儀節徧失。而不舉。惟大聖人。建中和之極。以為本。故能敦篤於樂。不至招憂。全備其禮。不至粗而徧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

地本是生成底禮樂則隨其後而助之也應天理地正是效法意不替贊助禮樂明備承上起下之辭然必到明備處天地方可官故此句亦不開○

新云註中自然二字要味天地散殊合同光景是自然之禮樂也禮樂唯由自然而出故有從天配地的妙用聖人看世間無制作把捉之則此理湮塞晦滯殘缺滲漏而造化亦几乎毀到天地官的地步無非以自然合自然也說文曰說樂不尚仁說禮不尚義這總是天地間實理聖人把天地的仁義妙處悉收尽在制作內所以能應配天地敦和者敦厚之以和以贊和有率循陽氣之伸而從天以牛物別像者分別之以序贊序有以居陰陰氣之屈而從地以成物此其功之有合如此故聖人法天之和在樂以應天之作長法地之宜制禮以應地之歛藏直至禮樂之精微寓于制作者

昭然顯著而明且經曲皆序律聲於知而又脩則天地之生物成物聖人以禮樂贊之如此  
天尊節○首六句先說天地後說禮次三句先說禮后說天地次二句又將天地與禮合說雖同是一意却變成三樣句法定矣位矣殊矣類聚群分都說到制作了在天二句雖未說制作而效法之意已含于中貴賤卑高以分言性命者方典物之所從出也如此總項上文禮者天地之別就從上文見出禮包上文君臣貴賤等別包上文尊卑也高等

上上聲齊蹟同燮暗同  
地氣節○相摩相蕩就是上齊下降但以氣言則

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

天地官矣言禮樂本於造化而能贊之故制作成而天地得其職也天在上地在下萬物各正性命此造化自然之序而禮制已行矣天地之氣周流不息萬物合同化生此萬物自然之和而樂已興焉物作於春長於夏此生物之仁藹然而和近於樂物斂於秋藏於冬此成物之義藹然而序進於禮則禮樂本於天地萬物四時矣然合天地萬物四時言之氣之流通長養為和定體養寂為宜和即後而伸之神也陽而備天宜即反而從天之陽以生物也禮能辨別其宜安定其鬼而從地之陰以成物也蓋以和召和以序召序自然之理於此故聖人在上作樂以協應天之和制禮以配合地之宜此皆效法有本非緣已私及制作

既成禮樂彰明全備天地亦賴其助而生成不失其職矣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此言禮本於造化也天尊因之定君臣之禮澤卑賤之象山高貴之象故因之列貴賤之位陽常動而長陰常靜而消消則小長則大故事之曲而小經而大者法陰陽之動靜而殊也方猶道也聚猶處也物事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各以其倫類而聚之如主義主親之類行禮之事各以其群黨而分之如吉事有吉禮凶事有凶禮之類所以然者以人性之根於天命自然有此尊卑厚薄之不同則道與事不容不異也禮必有象如衣與旗常之類而在天之日月星辰已成禮之象禮必有形如宮室器具之類而在地之山川草木已成禮之形由

此言之禮之別非天地自然之理乎  
地氣上齊

為陰陽以休言則為天地車鼓奮動爓在摩蕩之  
後百化與焉是記者撮合同而化而樂與焉之語  
而簡其文也若但解作萬物化醇則與字無着落  
且下文如此無所承接了常說百化與是以天地  
化生之萬物言此以樂與言不同

聖人作樂取高下之間踏降之常也倡和之際摩  
盪之神也為節奏為周旋非雷霆風雨之鼓奮乎  
始終相生四時之動也成文不亂日月之喧也為  
百度為百教非百化流行之氣象乎蓋造化有自  
然之和聖人不過法之以作樂故曰樂者天地之  
和

化不節。不時即是樂之不和。無辨即是禮之不  
序。不生亂升。俱以天地萬物說天地之情。口氣絕  
與天地之別。天地之和不同。見致垂致詳。自然相  
召之理。情主理言。以男女尺禮者。有夫婦然後有  
父子君臣等是也。

躡音盤樂著之著音着大音泰

及乎節。極乎天三句。俱以禮樂為冠。渾淪說下。  
不可分屬。陰陽鬼神高遠深厚。雖在天地之中。然  
不可以為天地之實。著大始。居成物。從上三句見  
出。是收上文之辭。天也地也。天地之間也。雖從上  
二句來。却是起下文之辭。天也地也。且先以天地  
喚起。然後以天地之間應之。天地之間正是禮樂  
有此句。末句方有下落。故字要重。而個一字。活。禮  
樂云。不可作昭揭其名。上文都是說禮樂有功于  
造化。聖人却只昭揭名頭。以示人有何用。  
此合上共五節是一章。

聖人作樂。取高下之間。踏降之常也。倡和之際。摩  
盪之神也。為節奏。為周旋。非雷霆風雨之鼓奮乎  
始終相生。四時之動也。成文不亂。日月之喧也。為  
百度。為百教。非百化流行之氣象乎。蓋造化有自  
然之和。聖人不過法之以作樂。故曰樂者天地之  
和。

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會之  
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  
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此言樂本於造化也齊升  
天氣降於下是謂陰與陽兩相摩相擊者謂彼此  
相入也是謂天與地兩相蕩相蕩者謂彼此相播  
散而不翕聚也二氣流行不息其間或鼓舞之以  
雷霆或奮發之以風雨或運動之以四時或宣耀  
之以日月蓋陰凝乎外陽在內不得出則擊而為  
雷霆陰匝乎內陽在外不得入則散而為風潤而  
為雨陽虛而為春夏陰吸而為秋冬陽精聚而為  
日陰精聚而為月所謂氣行不乖如此故百物皆  
化而樂從此興焉則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  
亂升天地之情也

此承上文以起下文言樂不效  
而萬物不生音矣禮不效天地之別則世之男女  
無辨而萬物混亂無別矣升起形見也有感必應

乃天地間人事與造化相感召自然之情也然則  
禮樂能法造化而天地管之曰不官者哉如下文是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躡乎地行乎陰陽而通  
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大始而禮居成  
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  
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極猶峻極之極躡委  
也陰陽以氣言鬼神  
則氣之靈也測推致也大始物生之始易曰乾知  
大始坤作成物知管也著猶居也此言禮樂贊  
造化而聖人明其功也承上言禮樂之失既足以  
致異及夫禮序樂和於是功用流行充塞上至於  
天下委於地與陰陽並行與鬼神相通窮極於高  
遠之星辰推致於深厚之川嶽則是天知生物而  
樂則著大始之位以贊天地作成物而禮則居成  
物之位以贊地矣夫生物則氣行不息而昭著其  
不息乃是天成物則質具不動而昭著其不動乃  
是地著不息者陽之動也著不動者陰之靜也一



也。

弦古絃字

昔者節○舜夔只重舜上蓋夔舜所命也然此二句都不重爲下文張本耳始字對後世而言德盛統下教養二端然後二字是准辭此五句且只有個德字樂字下便從此生勞逸遠短末末又從上文生觀字知字來逸只比那勞畧次勞使其無德樂亦不賜何短之有前許多樂字都兼聲容後三言舞者舉其易見者而已

諸侯勞于民天子以樂賞之有一段君臣相悅之意流通的光景看來德盛在教尊時熟以先一層由諸侯平日加意于勞來匡直者久用心于播植勤休者深所以能教尊時熟若把這兩者就作盛經文何以云德盛下用一而字賞之者使之益勤于爲民意

也。

動之一靜之乃是禮樂行於天地之間也禮樂之功用如此所以聖人於天地之動靜而歸其功於禮樂也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

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綏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綏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此言天子以樂賜諸侯之事五弦備五音也歌南風謂解慍阜財之歌也舜作琴以歌南風疵民之意夔樂官始承舜命制列侯之樂以賞諸侯蓋諸侯代舜治民故舜以樂酬其功也由是而觀後世天子制樂賜諸侯無非賞其有德於民者必諸侯德之及民者盛如化民成俗而使教道尊嚴不違農時而使五穀時熟然後以樂賞之豈輕賜之耶故諸侯上者勤於治民則德甚盛而所賞之樂隆舞之行列達綴者遠而長次者逸於

治民則德未甚盛而所賞之樂設舞之行列連綴者近而短故君子視諸侯之樂舞知其德之高下猶聞人謚之美惡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

猶聞人謚之美惡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

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此舉列代之樂而發其所象之德也大章堯樂蓋象堯德帝明於天下也成皆也池施也黃帝樂帝德皆施被於天下無不周遍備具故作是樂也韶舜樂舜之道德繼紹於堯故也夏禹樂禹能光大堯舜之德故也殷周之樂謂湯之大濩武王之武

也則於人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事盡極矣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機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此喻樂關於民而先王能以樂成治也寒暑者一歲之分劑風雨者一旦之氣候不時如冬愆陽夏伏陰之類則民感之而多疾疫不節如春凄風秋苦雨之類則

大章節○章如書光彼四表平章百姓之類備如易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七類繼如書重華協於帝精一執中之類大如書克儉克勤地乎天成是也盡如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是也此俱以德爲主所謂五帝殊時不相沿樂而名異功借也天地節○教是綱領以上人立法言事是中間節目以下人所習言傷世無功正應疾飢二字法治就是善心就是德皆非兩層意時是適投其机不迫民以所未能傷世者先則亢辰忤俗後則淫蕩成風節是恰當其能不強以所不堪無功者唯則怠緩不進易則變獵無功

民感之而多疾疫不節如春凄風秋苦雨之類則

夫祭節。酒禮不止一獻。獨舉一獻者。示例也。此先王此字。就指一獻之禮言。酒食字。雖生于上文。然却是泛言他禮祭者。禮者又從酒食上生底。敬德淫。俱兼實王說。哀之樂之內。已含有節字。意哀樂之分。二句。却昇承上二句。而總言之。聖人之所樂不重。只起善人心三句。善人心三句。又只起著其教善人心尚虛。感人深更實了。感人深尚狹。移風易俗更濶了。三句。貫珠遞說下。

以化其邪風。而曰聖人所樂。見樂有本原。所以能感人深也。  
酒禍也。以前為一段。綴淫也。以前為一段。至末為一段。一步推廣一步。  
樂之哀樂。所樂之樂。並音洛分去聲。

五穀不登而民飢。教以樂。教人或習之。學校或頌之。訓戒也。事謂作樂之事。聲容是也。教所以養民於和。故即寒暑事。所以成民於樂。故即風雨教之時。如十三舞勺。春誦夏弦之類。不得其時。則教曠而人廢業。豈不傷害於世事之節。如本之情性。清明象天之類。不得其節。則事流而人過。其則豈得。有功由是而規。先王之為樂。彰教興事。必時必節。以法天地而為治也。法治則教時。事節。故民之行。象君之德。必不至傷世無功矣。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

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之豕為醜也。醉而喪德。或構獄訟。是酒之流生獄訟之禍也。一獻。士之饗禮。惟一獻也。百拜。舉成歡也。終日飲酒。而不得醉。蓋以行禮為主。而不沉湎於酒也。備於有備。無患之備。備此禮。自無酒禍矣。歡和好也。德和而不流也。綴。止也。大事。死喪之事。大福。吉慶之事。禮以哀之。樂之。如周禮。大宗伯。凶禮五。以哀邦國之憂。嘉禮六。以親萬民。是也。哀樂之分。限皆終之以禮。則不至於過哀。過樂。終音止。而有節之意。聖人在上。以心之和。達為天下之和。其可樂莫大矣。由此和而作樂。是樂乃聖人之所樂者。然而以樂為教。又可以善民之心。其始也。感人最深。其成也。移風易俗。非小補也。故先王彰著其教。如立之學。等之類。以其可化民成俗也。感人深。謂人能歌咏舞蹈。自然蕩滌邪穢。清融渣滓也。上之所化。日風下之所成。曰俗。移易謂轉。曰為。新變。惡成善也。○此明禮樂之用也。言酒之流生禍。

夫民節○首四句相趕說下。無常。正此形焉。相中  
應總是言民未始有常情。惟是因感而發。最重。必  
在應感起物而動。一句。自志微合下五節。都是說  
心術形焉。於志微噍殺。見形字意。下思憂等。見  
心術意。

六音字皆樂也。樂音之作。而民心可知。心由于政  
感。故人君當慎以感之。此心術不是本來之心。乃  
隨教化。世風轉。移者。故不曰心而曰心術。已便行  
許多。不同在內了。  
志急何噍殺見前

唯諸節○唯諸慢易繁文簡節。六者平看。文典節  
要分明。文就中之義理。言節就外之度數言。

粗厲節○粗厲。言猛起奮。未廣。言言廣。實二  
字平。  
音扶粉反。  
廉直節○首六字平。蓋  
肉而救反。好去声。

辭僻同秋。遂同。

行並去声。  
是故節○以上數節。都只要起本之情性一句。以  
見先王之作樂。有所自來也。情性度數。禮義。皆兩  
字平言。然度數。宣是性情者。禮義。範是性情者。合

故先王為酒禮。卽一獻之小者。且百拜而不殺。其  
儀所以防其流也。况禮隆於一獻者乎。故凡酒食  
所以合賓主之歡。若易至於流。然有樂以象德。則  
其本正。禮以綴淫。則其流節。何禍之能生。然禮樂  
又不止用之於酒食。先王廣禮之用。而吉凶不遺  
者。樂之教。而世道有賴焉。則不徒賓主象德。綴淫  
而已。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  
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  
作。而民思憂。血氣心知。如孟子所言。形色。民之有  
耳。必欲聲之類。其性則哀樂喜怒。是也。無常者。不  
可執為一定也。若獨有哀無樂。有喜無怒。斯為常  
矣。在我為應。在物為感。起猶緣也。心術。卽性也。哀  
樂喜怒。本是無常。惟應感。緣外物而發動。然後心  
術形。見而為一定之情。如喪所欲。則哀之類。志促  
微細也。音詩歌也。思憂。哀思憂愁也。民感物而心  
思憂。思憂而作急。噍殺之音。此應感動。噍諸慢  
於物而心術形焉之一端也。下文彼川。

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噍諸慢。和慢。終為  
文理。而器節。亦奏也。文繁則意。粗厲。猛起。奮未廣。實  
思深。長節。簡則。條理。明折。粗厲。猛起。奮未廣。實

之音作。而民剛毅。粗厲。猛起。奮未廣。實  
也。廣言中間。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  
之音皆終也。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

動則不柔。正則不邪。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  
莊則不怠。誠則不妄。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  
而民慈愛。寬則不隘。裕則不迫。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  
成之謂不素亂。和。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  
而動之謂無乖戾。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

民滌亂。狄遠也。成終也。狄成。言其一。於甚長。滌濫  
侵。濫。如以水滌物。而。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  
侵。濫。侵。濫。無分際也。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  
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

道即以此樂合之道之生氣之和非專指春作夏  
長德陽生陰成皆是那生氣之和處五常在心發  
出來然後謂之行故曰浩散密怒耳皆是過中意  
暢字冠交中發外二意中外皆指樂說則下句不  
至懸空謂交暢于無形無聲之中發形于有容有  
聲之表是也純德厚象事行俱是教民使字頂上  
二若樂現其深矣是陳語所以用故曰  
通節分兩意傳也以前叙樂之妙以後則言樂表  
之事也

起解云合生氣教可要歸性情識不必說到天地  
上亦不必駭和轉下蓋樂造化而通倫理則天人  
之和自然充徹豈必待喻而後知也和也事以從  
德厚出來即德厚也樂現其深豈止現事行之  
得失併事行所以然之故而現之指性情而言也  
哀云合有合而助之意如參贊化育是也道字是  
道通之如範圍曲成之謂  
按德即親疎等之存于心者行即親疎等之見于  
事者

看卷并天稍去声比毗至反  
見音現

士敝節○禮意是起樂濳的以下便接樂說衰而  
不莊四句都是形容那濳處容森四句又濳樂之  
所為也  
此合上八節共一章

禮記疏意

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  
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  
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  
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  
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此言先王作樂而和夫人然後推以  
教民也本之情性承上文而言已發為情未發為  
性皆喜怒哀樂也先王作樂根本於此律有長短  
之度音有多寡之數稽考之使不差中節為禮合  
宜為義如聲音之清濁高下尊卑階級是也裁制  
之使不與生氣之和發育之妙也五常仁義禮智  
信也合猶助也道引導也樂成而用以合天地生  
氣之和使其陽不過亢而散陰不過肅而密密  
結也道人心五常之行使剛者不過而怒柔者不  
過而懾由是三才和氣又與樂相濳泊四音之和  
暢交錯於聲容之中而其精神氣象又呈露於聲

容之外樂之宮商角徵事羽物各安其位  
而不相奪倫止王之樂至此始見其妙而可以教  
人矣止之學若鄉學國學是也立之等若十三舞  
勺成童舞象之類節奏作止也文采謂五声若五  
色成文也二者皆學者所習廣之使不隘省祭之  
使不索也此以繩民之德厚蓋民性所得本厚  
以樂教之則約束之使歸於厚也律以法度整齊  
也比以次序聯合也宮音至大漸殺極於羽則至  
小律之使小大各得其稱始於黃鍾之初九以次  
周流終於仲呂之上六比之使終始各得其序比  
此以象民之德行蓋民之德行非有所考驗則無  
以爲觀感必象之樂以爲考正使不至偏廢也存  
之爲德厚行之爲事行皆人倫之理繩之象之是  
使之形見於樂也夫以樂爲教而倫理寓焉則先  
王於樂蓋觀其深遠而非徒事聲容之淺近矣  
士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  
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意而樂濳  
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瀆

十四卷

十六

和分並去聲

凡每節○此節乃攝括上文以見君子當慎所感蓋上文以天人平言此則先言人而後言物也已統尽上文只為那聲兩成象便說到樂了倡和三句承上起下作過文倡和有應是兩層意此句應之只說氣去應那分出世之類求故復看下一

二句以類相動是倒折文法謂以善惡之類而為樂所感動也理字與上文貴賤之理下文著萬物之感動餘彼此上節言理形見于樂此言理以類相動總之樂通倫理直到倫理方是樂之實際處盛應字但要看此感動從入心中動出來以聲感氣以氣感理漸漸感得入漸之感得深動字乃机之發覺處就是有應有字言其迅速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各歸其分要看得好善歸其分則清寧位育許多好處惡歸其分則山童川澗物怪人妖無所不至歸分則成一世界了感動上字有不變一世意要知善分爲順氣惡分爲逆氣行上去聲

是故節○反比有工夫和成無工夫反情說內故以志言比類說事故以行言聰明身體雖以外言心術豈以內言然三項平說都有反情比類意不

禮記

十四卷

十七

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滅和平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此反上文而言淫樂之樂不可以立教也土敝地力竭也故草木不長水煩謂澤梁之入無時水煩而魚鼈不得自如故不大也物類之生必資陰陽之氣氣衰耗故生物不得成遂此三句皆以喻世亂則禮廢而樂淫凡世道衰亂必先滅毀祀教故人失其情性之正而上又無度數孔叢之美則樂必淫妖也莊誠確也當哀而哀則哀為莊誠當樂而樂則樂自安舒哀非所當哀樂非所當樂故不莊不安也慢則無所敬易則無所戒故犯節流則無所止瀆則無所溺故志本廣猶大也狹猶心也此等樂聲使人聽之大則容為姦况小則思為貪欲又能感傷天地條暢之氣與合生氣之和者反矣滅賊人心和平之德曲道五常之行若反矣是以君子賤惡之而不用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此言樂所由興與本情性稽度數制禮義者順氣謂行之不怒不懾也成象謂交中發外也如是則和樂興矣姦聲一段反此聲以倡之氣以和之而有樂焉之應且回者邪者曲者歸於惡之分限而不混於善謂逆氣和姦聲淫樂應逆氣也直者歸於善之分限而不混於惡謂順氣和正聲和樂應順氣也蓋始以樂感人既以人情洩之樂和淫不爽如此及樂之興也天地間萬物之生理亦各以其善惡之類相感動於樂如淫樂興則感條暢之氣而生物不遂和樂興則合生氣之和而百物不失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聞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

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

二不字而明其意。行義兼內外。順正就是行義。玩反情句。更重些。反者。復未發已發氣象也。此類尚在後一步。以字有力。不可認註動字作效驗。趙解云。順正則心中和。中和則行自合宜。象乃天下之達道。不乖不僻。性情中最切。的道理。所以反情的要務。在行義。

然後節。然後根上文志和行成來。文動節從根。根聲音來。奮動著三句。是樂達天人之道。此只說箇作樂。口氣緊接上文。下方形容樂之妙處。四節四象字。是相似意。言樂象造化之妙。為經以下。言樂以常變之妙。終始比後。終始不同。此統言樂。後節以律言也。周還謂周流回旋。此當不得節字。而周旋之中。則有節也。文律數。俱以樂言。樂中只有五聲大音。及律呂之數。五色八風百度。乃理之暗。於中者。相成相生相為經。三平句法。有長短耳。自

清明至。為經變三樣句法。亦是三平。無聯絡意。樂行須兼上之教。一之習。見樂之為効大。此二字着力。倫清一事。聰明和平一事。天下寧一事。非以倫清統下四句也。耳目血氣平言。天下皆寧。從風移俗易來。通節分三段。為經分。上是樂行而極其妙。下是樂行而感之深。新云。奮至德一句。還重下。不過是其妙處。倫清句。絕重。聰明和平移易時。總來個倫清世界。即上文。順正行義。見其倫理之得宜而清也。五色成文。如言配土之黃。商配金之白。角配木之青。徵配火之赤。羽配水之黑。八風百度。註備。

義承上文。聲之感人而言。此以為下文張本。蓋先修身而後作樂。則樂為正聲矣。反情復其情之正也。情不失其正。則志無不和。比類分辨善惡之類也。不入於惡類。則行無不成。不留不接不設。皆反情比類之事。留凝滯也。姦亂本不留於耳目。而日聰明者。自其用處言也。作樂則感人心。行禮則擒人心。故禮樂日接。心術從其精微處言也。氣者。氣象也。設猶施也。惰慢則不敬。謹邪僻則不正。大耳。目鼻口在外。心知在內。摠之為百体。由從也。順則不乖。正則不邪。即此樂為行義也。耳目鼻口行其義。則行成心知。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始終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

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發以聲音。謂以行義。歌於琴瑟。干戚羽旄。簫管以備其聲容。而奮發君子至德之光。輝動盪四時和暢之氣。以昭著人之倫。理物之生理。則樂成矣。天以氣浮。故清明樂之。聲。皦然不雜。似之地。以質凝。故廣大樂之。体無理。不包似之。四時循環。無端樂之。序亦終始無端。故似四時風雨。散潤有節。樂之節。有作止。聲振。故似風雨。五色青赤黃白黑。五音各有所配。之八風。八卦之風也。距冬至四十五日。日條風至。條者。生也。其卦長。乾離之四十五日。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述也。其卦震。巽。離之四十五日。日清明風至。清明者。芒也。其卦巽。木。離之四十五日。日景風至。景者。大也。言陽氣長。養也。其卦離。離。離之四十五日。日涼風至。涼者。陰也。其卦坤。土。離之四十五日。日閭闔風至。閭闔者。收也。其卦兌。金。離之四十五日。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言陰氣

樂首如字餘音洛

故曰節○樂者樂也是解箇樂字不可做樂本于樂看得其道在樂也之前以道制欲又得在樂也之後不亂不樂比得欲得道之樂又進了一步正

見樂道樂欲處俱就樂講作樂意在言外重君子邊並言小人見其不及君子且玩前後文及本節首言樂也天言不樂自見新裁云樂也的樂字就是首節和其志和字得道即順正行義之道于論理咸宜而略無乖僻便是道得此便樂鄉向同

是故節○反請句底反情比類一節遺比類者內可該外也廣樂是樂之聲容俱備成勢是成就一箇備教此句應發以聲音至送相為經民向方應倫語以下○此合上共四節是一章

德者節○德者性之端是起第二句金石絲竹是終第二句只重在樂者德之華上詩言其志至從之是發明此句共為一段以下為一段金石絲竹是舉以例其餘詩歌舞在未成樂之先就有其志其聲其容三其字指人言情聲二句雖是承上文以起末句然地出箇深明盛神意了唯字不閉

未合化也其卦乾石配之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莫也開陽氣也其卦坎乖配之二風從南呂無射應鍾也大而日月星辰小而百工器物皆有度曰百者舉成數也五音寓五色之理五音調和是樂中之五色成文采而不亂八音寓八風之理八音協律是樂中之八風從十二律而不姦律呂之數寓百度之理律呂得數是樂中之百度得一定之數而有常音有小大則高下異然小以助大大以助小故日相成律有終始則先後異然終而復始始而復終故日相生經主也先為倡後為和律短者清長者濁清倡而濁和則清為主濁倡而濁和則濁為主清明廣大終始周旋統而言之不亂不姦有常言其常而不紊相成相生迭相為經言其變而不窮皆樂之妙也下乃言其效以結之樂行謂樂教通行也倫互倫清明言人之倫理無曖昧紛亂也一人之身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四海之大則移風易俗而天下皆寧也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

道則惑而不樂

此承上兩節而言以起下文也由義在於樂也然樂豈可以易言君子志和行成而得其道則心無愧怍而樂生小人肆志妄行而得其欲則志得意滿而樂亦生但君子能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小人惟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君子能樂而小人不能樂矣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

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承上文而言所以君子復情和志以脩其身廣樂成教以治平民及樂之教行而民知向道則可以觀君子之德矣德者得其道之謂蓋總上文之意而結之歸本於君子之德也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

內本于心之句。絕重德。即情之本于心者。性即心之體。推本于心。則情深本于心。則和順也。積于中。言心之動者。件也。中節。方謂之積。是集養工夫。大抵作樂之道。先動其心。而後有忘。忘。容。有志。志。容。而後有樂。

和云。清深文明。善聖人。作泉。說和。應可。又是情深。之明。的源頭。故有和順。而不積。中文。猶未明也。必先積。而後英華。發作樂。若豈可徒求之文明。而不求之情深乎。如此說。和順句。方有力。氣盛而化神。亦有即就樂上說。備錄。

樂者。修。首三句。無。折。極。重。語。意。未。佳。是。起。下。文。底。動。本。樂。象。在。先。治。飾。在。後。故。用。然。後。字。亦。非。重。動。本。樂。象。而。輕。治。飾。也。先。鼓。四。句。是。敘。舞。之。事。實。疾。一。句。就。是。形容。此。樂。舞。的。好。處。德。樂。以下。文。此。此。二。句。說。開。了。提。言。樂。考。之。妙。一。再。再。始。復。

此律詳于舞者即舞可以見樂記文不拘如此生民皆云生人不可因民字專屬治人一邊說除治其飾以前下而商是故作眼末句承情見四句而君子不同前是制樂的人後是听樂的人新云重動其本一句為樂之主吾心未動之先渾然未發之中于此存養得定待外物一感即發為中節之和就是樂也其象者心靜而動其發為聲也謂導前節無一不和此樂字當和字看象立在前順下句後出在用功境界至此則卓然而立不為擺動是不動心的境界德尊者信從于人也听學听字宜深玩有內自訟意象立起辭說以作樂象言如大章七也之義錄論

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德承上文而言性

端緒可見者有德而後作樂以樂之是樂乃德之英華也若夫金石絲竹之類不過樂之器耳蓋人之作詩所以言宣其志詩成而口歌之所以咏嘆其声咏歌之不足而足舞所以發動其容詩歌舞三者本於心之有德然後樂器隨之如金石之類因詩歌而制于羽之類因舞蹈而制也此可見樂本於心德故曰德之華也情猶實也實德之在心者深厚然後樂之文采光顯如清明象天之類和氣充盈於樂之中然後教化神妙如樂行倫清之類深盛則和順積中文明則英華發於声容之表化神則英華發於天地之間然則樂之為樂竟可以為偽乎為偽謂造作假偽也無德而徒虛美於声容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飾是為偽矣樂者心之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歩以見方再始以著行復亂以

飾歸奮疾而不板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

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

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

為大焉心之動謂原於心之動也心動而發為詩

舞之文采音之節奏則從声而飾者故君子作樂先動其本謂和發於心也次樂其象謂作為詩而咏歌之也然後治其飾謂以声而被之器及于威羽旄也如此則樂成矣樂之將作必先擊鼓以聳動衆聽欲其齊也舞之將作必先三舉足以示其詳之方法習其容也再始一節終而再作也往進也謂終也歸舞畢而退就位也再擊鼓以明其進懼其亂也復擊鼓以謹其退欲其節也按如按來之按舞之容雖若奮迅疾速而不過疾樂之道雖極幽微難知而不隱晦此六句言飭之已治其節度如此道即樂之道志與欲皆謂司世教者學之則獨樂已之志而無有獻射以其味之無窮也論



弄也節○施報且虛。下四句正發明之。樂生反始  
不見得是施報到章德報情。施報之意才明了。  
第三樂字音洛

人則備舉樂之道而無有所私以其道之大公也。情見謂所樂在此也。惟樂而不厭故樂初作而情始見。則義即止。養心正性而義之在我者卓然有定而不提及樂之終而養愈熟得愈深。則德尊而天下莫反矣。惟備舉而不私故君子聞樂而好善感發其良心也。小人聞樂而驕恣蕩滌其邪穢也。聽者順也。雖有過而順以改之。不怙終也。此八句極言樂理之妙。感通如此。然則人生於世所賴於樂豈不大哉。故曰生民之道。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及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友始也。施散也。如有物在中而發散於外也。報禮樂之体下文詳之。自由也。生猶起也。如舜起於紹堯而作大韶。武王起於武功而作大武。是樂其所由生也。反德追也。如萬物始於天地而郊社以祀之人始於祖而禘祫以祀之。是反其所由始也。生之所自即德樂樂其所自生。則有以華著在內之德始之所自即情禮反其所自始。則有以報答

緣去聲  
此合上節可作一意

樂也節○首二句分。上是禮樂之定体。下言禮樂之功用。不可變易二句。須說出情理好處。故能統同辨異。情理不澁和序。統同辨異又是和序之出。為用此情字。且就樂說。如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情字不要說到人情上。下管情有礙。

其先施之情而友始矣。此所謂六韜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群。則所以贈諸侯也。天子賜車姓侯。伯金輅。異姓象輅。四衛革輅。蕃國木輅。受於天子。則提謂之大輅也。龍旂九旒。謂上公也。暴寶龜者。以青黑為緣。飾牛羊非一故稱群。此明報禮之事。言諸侯之大輅旂旒寶龜皆天子之物。且從隨之以牛羊之群。雖非其分。所得以其功在國。家然天子於諸侯功無不報。則此數者正天子所以贈諸侯而報其功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情理未至極者。後人尚可變易。惟樂乃先王極和之情。所作者不可變。禮乃先王極序之理。所制故不可易。統同辨異。即前章為同為異之意。說謂意義和序是也。同異皆人情也。統之樂之

去二后備音負

窮本節○首四句雖承上文來然統同辨異自衆人言旁知著去自一人之身言更入細了旁本與知交互發著去去偏互發皆非兩樣工夫旁知屬心著去傷事旁知是因感發而悟其理著去是因修習而得其益深之情禮之經上言人情之治必由于禮樂于言禮樂所以能治人情者以其本造化而統人倫見其爲道之大蓋下文正明其意言禮樂能治情禮樂二字直貫到之体方在玩而字是字自見領字即在旁知著去內看出工夫全在旁著內領字即上管字死按再意

則管攝人情見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俱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與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此亦言禮樂能管人情也本性也變氣稟也人以性爲本而氣稟不能無變使人窮究其本而正性常明知講其變而不爲氣蔽此是樂自然之情也誠實理也僞私僞也人雖各具實理而參以僞妄則喪使人著誠而復天理去僞而克已此是理當然之經也蓋樂至於感通故曰窮矣則知矣祀至於備習故曰著若則去矣下乃相和樂所以能使人如此也後係象也天地之情和序是也禮樂有以做象之人也禮應感不測爲神虛靈不昧爲明其德則利故是也禮樂有以發達之情德二者皆神之所在而上下無所不徹領之達之則降上神與下神矣三者精也而附於器可見禮樂非粗迹道合於器而凝聚是精粗之体所以領父子君臣之節也領攝攝猶管之義父子君臣人道之大節存焉人既本性

許欣同煦吁句反嫌于句反羨方垢反區勾同略音格瘡音瀆彌吁間反

是故節○天地將爲昭昭文法類性要玩一爲字天地陰陽二句平下句地承茂與達是植物下皆動物然不出萬物二字統之

舉禮樂本所借所降只凝領者悉依于身心頭設于政事也天地爲昭昭得一以清得一以寧自爲發育生化而不可掩也特字爲字俱屬自然看天地訢合便是陰陽相得宜串說夫以二氣則氤氳以百物則化醇問之萬物萬物不知問之天地天地不有則樂之敦和以參贊其間耳禮序天后樂和規樂則樂可知矣

一說註云凡物皆自生自育而無所言自生自育便是和無所言便是序是亦樂含禮意

不迷僞妄不乖而人倫之間必思以相愛義以是相敬矣獨言父子君臣舉其大者以例其餘也

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合陰陽

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鬣奮

角觝生鬻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

殯而卵生者不殯則樂之道歸焉耳此承上文言禮樂不惟領

人倫而且營造造化也大人舉禮樂言聖人在位而制作也將始也昭顯著也言天地之化工始爲禮樂所顯著也訢合即下降上騰也相得即陽變陰合也天以陽煦之而覆地以陰嫗之而育然後萬物並育而無害焉區屈生者萌芽也達出土也奮飛也角之無觸者曰觝謂角外皮之滑澤者鬻藏之蟲初出如暗而得明如死而更生故曰昭蘇羽鳥屬毛獸屬嫗伏伏而胎生也孕鬻妊孕而育子也殯未及生而胎敗也殯裂也凡此氣行不乖以致物生不窮所謂化工昭顯如此是皆歸於

樂者節。此言禮樂有本有末。不可不辨也。自首大人樂之道也。禮序而後樂和。故言樂以該禮耳。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于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黃鍾陽大呂陰律之始。舉以該十二律。弦歌聲于陽容也。樂以該聲容之全也。童者樂人舞于揚而不言吹。與弦省文也。升降即鋪陳列之上下。有司謂司几筵司尊彝。禮人豆人之屬。聲五聲詩雅頌也。皆被於弦者。商祝習知殷禮者。殷尚質。喪禮以質為主。於樂用殷禮也。主人後主也。和敬德也。君之德成

辨宗廟之禮。則有饗饔饋食之異。亦喪禮亦有異。辨宗廟之禮。則有饗饔饋食之異。亦喪禮亦有異。辨宗廟之禮。則有饗饔饋食之異。亦喪禮亦有異。

律聲詩如陳王政之異。廢則辨為風美其德之雅。容則辨為頌恭敬者莊以發先王之德。則辨為大雅。惟忻悅禮以足辭下之情。則辨為小雅。故發諸宗廟朝廷。朝聘燕享。則北面而後。以是詩被之琴瑟也。

饋之異。

饋之異。魏文節曰。古樂本於理。新樂本于欲。文侯溺于欲。故古樂不投。而新樂易中。故言如彼如此。進退八句。猶效飽二句。單言其其餘皆聲容相對。然首二句是大樂說。容之齊一。聲之和敬。下六句却又詳細說去。語與道古是兩層。上虛下實。此是樂終時事。修身作頭家典。天下俱修身來。此又是禮得于和。樂後事。然兩意皆以君子提之。古樂之發。照下節末句看。

和正以廣。是二項都只有兩層意。言和正而又廣也。看來此一句已足以盡樂之形容矣。以下為得節和正以廣處。講者富以意會之。不必泥定此句為聲。而上旅進旅退之舞也。君子二句。正是子夏

故位堂上而南面于揚等藝也。童者有司樂師之藝。成故位堂下而北面尸與主人成孝敬之行。故序於前。宗祝商祝成喪祭之事。故序於後。此皆見重本輕末之意。然則制禮樂。豈專在於末乎。是故先王德典。藝行典。事無不全。有然後本立。而末具。制禮樂於天下。無難矣。若徒有末而無本。則亦一祝史之流耳。何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而後聽慕古樂之名也。唯恐卧。厭倦之意。不知其實。故也不知倦者好之也。如彼言使人厭之如此。

撰轉文侯若作樂自足以感人如此文侯當日不  
三惡語了。于是語處不必拘定樂終只言作樂時  
節而語之道之云耳。卽後樂終七字亦非終之  
終謂新樂無意味畢竟無可語者也  
發字當動字看就是大學其机如此的机字把脩  
齊治平之理洩于声音間令人心感之者神于登  
動不覺口能言而身能作之也  
泉云脩身重看蓋脩身由知樂來率當脩身之理  
知古樂之正則脩身之道明而和敬一心齊治功  
平皆此致之耳

備音儒後復同音乃乃反

言使人好之旅衆也舞者一進一退衆皆有一  
參差也廣卽廣大象地之意雍和肅正而大廣大  
皆聲也笙簧舌也拊亦鼓類堂上弦以琴瑟則拊  
爲之節堂下鞀與笙簧則鼓爲之節以鞀笙簧必  
會合相守待擊拊鼓然後作言聲之有統也鼓爲  
陽故曰文金鏡爲陰故曰武亂終也樂始奏以文  
倡之舞復終以武收之言節奏得宜也相卽相也  
以其輔相於樂因名焉訊亦治也舞過而失節曰  
疾雅亦樂器祝也擊柷以理聲之亂奏樂以治舞  
之疾言樂舞有輔也古樂如此故作樂之終君子  
於是契於心而形於語所語者蓋道古樂之理也  
有得於樂則身可脩脩身則家可齊天下可平均  
皆自和敬之理克之而已發顯也進旅以下正  
平均天下此古樂之有休有用昭着可言者也  
夫新樂進俯退俯發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儻  
獲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  
此新樂之發也俯曲也今樂之舞則進退偃僕行  
列雜亂聲則發邪滌濫沉溺不反

好當並去声疾丑办反莫默同王去声俾比同  
施音異

今君節○自古者至宋皆樂不同於音之寔大當  
以前且說個世道清○百姓安居樂業大定以前  
俾上說个聖人制礼而礼已序了下方說作樂  
以道和也之謂樂正應那天樂者引詩不止明禮  
音連樂字都証了當合正六律以下其爲一段歸  
宿處員在樂然樂之所以不同于音則全在礼字  
見出  
天地順六事乎看父子君臣就是紀綱大定不可  
說得此大當相似  
新云作焉紀綱未必其定道紀綱既正之後倫理  
之與皆各安其位而不易各止其所而不迁所謂  
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也引皇矣之詩甚是有詩言  
三承言明類俾順之德可以爲父子君臣之宗可

與進旅退旅和正以廣者異矣優侏儻俾人之  
短小者優侏儻也俳優之人短小如猴猴之狀問  
雜男子婦人不復知有父子尊卑之等作樂雖終  
無可言者豈如古樂之可道乎此新樂之顯者也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  
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游對曰夫古者天  
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  
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  
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茲  
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  
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  
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

以為純綱倫極之則而德音由之而起則聖人之德音由紀綱大定而後作不可徵哉

謂也。樂古樂也音溺音也相近謂皆具声容也不失其序也民有德淳風物穆也疾疾自一人言妖祥自一世言祥亦妖也書言毫有祥大當大化之均調也此言帝皇之世風氣初開禮樂未興其太平之象如此紀綱循規矩準繩之謂相綱小繩為紀維綱大繩為綱父子君臣之禮足以維繫世道故作為是禮所以為世道紀綱也獨言父子君臣與前章同意大定即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之意正六律比終始之序也和五声律小大之稱也詩頌樂章也或弦之琴瑟或歌之人皆謂作樂也德音者禮序即聖人之德而声律詩頌之音皆從此德出也德音即所謂古樂矣詩大雅皇矣之篇莫靜也德音名譽也明謂知此理類謂臆類而通也願言不據且則雖然相愛之意克能靡無也祖福也施延也孫子謂武王成王也言王季雖無心于譽然其德能明而能類能為長而能為君能順而和其民能比而親其民比及文王其德無有可悔而從容中道故能受天之福而延於孫子也今引此言王季之德登而詩誦之正德音之樂也

好並去声起數音促速教傲同辟匹力反喬驕同好濫非反上正大律以後淫志非反正大定以

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

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詩云節。肅雍一時並有。如故如是肅純如便是雅。肅敬雅和。非止解字義。正。要。發。古。樂。的。好。處。以起下文。夫敬以和。還指樂何事不行。則從此和。故充拓去。此句與淫色害德。反。正。見。樂。之。妙。以。明。所。以。使。先。祖。所。之。意。不。可。繳。云。况。先。祖。有。不。听。乎。肅是倫理中有義以相正。故音不說肅。而且肅雅是倫理中有仁以相愛。故音不說雍。而且雍聖字指得廣。

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承上文溺音祭祀弗用而言詩周頌有瞽之篇。初鳴二者相和而鳴也。子夏釋之言所謂肅者言樂者肅然而敬也。所謂雍者言樂之雍然而和也。夫由敬與和之理充之而脩齊治平皆由此出。又何事之不行乎。此所以用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之祭祀而先祖是聽也。

唯恐其不知倦然皆非明言玩本文者字自見好  
行員有淺深然亦不重在此引詩証君好之四句  
勿泥其字而遺其意

此節是規其用情之意要看出子夏以古樂正君  
學謹字從慎獨來必欲覺處勘得明白然後能謹  
中四句泛言感應之概明當謹之意

行是意念所向處好是舉動所形處  
然後師言此言作樂之備而用無不宜也德音應  
上文德音言意却下一層此字承上文兼倫

之樂說四所以字語意豈平然上句有先王之廟  
字則下句獻酬醑酢正從此起下句有示後世字  
正從上句官序貴賤生未以廟以祭作頭下相因  
說去祭廟必有燕享之禮獻酬醑酢廟禮也日所  
以定有相洽相敬之真情在官序貴賤禮也日各  
得其宜實有相便相安之慎心在尊卑長幼之序  
廟禮也日後世有序實有不凌不犯之遺教在也  
德音腔揚丘八反填音唯廣音池

橫古橫反

鐘聲節。號是鏗之象橫便從號生除却了。武  
便從橫生除却了。思是感於声而意念動處不  
可謂平目思武臣之心。至此發見後皆做此  
丑節通作樂之感人說如上鏗字就鐘言下鏗字  
就人之听之者言號橫武皆心之感動處謂之立  
着。是使人如此也。立武以上見鐘聲所合的意思  
如此推武臣與之合。故思之餘節做此合字宜玩

禮記記疏音

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

民孔易此之謂也上文音樂之辨已明此則欲文

言謹其好惡言不任情而任理也君好以下明所

以當謹之故君上同義對臣則爲君謂其人也對

民則爲上謂其位也臣近於君故一好之而遂爲

民遠於上故必行之而後從之此好與行之別也

詩大雅板之篇誘然後聖人作爲鞀鼓磬楊壎箎

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

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醑

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

尊卑長幼之序也此亦本夫敬以和何事不行之

如上文之所謂云古者天下大定然後聖人作鞀鼓

磬楊壎箎之音鞀如鼓而小持柄握之旁耳自擊

禮揭祝故也壎六孔燒土爲之箎竹爲之播鞀而

鼓從擊控而揭止吹壎而箎應六者亦作於礼序

之後故云德音之音也鐘磬竽瑟干戚並見前旄

旌牛尾也狄翟雉羽也六者質素又與鐘磬竽瑟

四者華美之音以贊其和干戚之武舞旄狄之文

舞以動其容則爲備樂矣祭先王之廟言奏此樂

以祭也獻酬醑酢說見前篇官之序有貴有賤莫

不得宜爵有尊卑齒有長幼二者之序行之當時

而足以示法於後世凡此皆謂祭時也幽足以表

神又明足以礼人倫明於當世又法垂於後世樂

之爲用其大如此子夏既以好惡結上文復鐘聲

補此節亦以見古樂之妙而人君所當好也鐘聲

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

思武臣此下五節言樂声各有所象而君子听之

也橫充滿之意鐘之擊鏗然有声如號令之象此

號令之辭必威嚴壯烈方足以動人是號即與起

橫之象矣威嚴壯烈用武之道是橫即與起武之

象矣故君子听鐘聲而得其鏗然之意則思武臣

磬上一聲同上聲

前二聲字以聲音末一聲字以聲音即首石字也

溢上聲

鼓鞀即子夏與衛文侯論古樂新樂止此也  
凡二大段前段辨古樂新樂之邪正而以好惡之

收之應文侯恐卧不知倦的意思後段言君子  
所樂而合于心應文侯簡所字合之是象與心  
合故合而不能已于思也文侯無所合故惟恐卧  
耳子夏直于此矧剔動他見得听樂者實有所合  
不在鏗鏘之間欲其逐一致思也

味歎即恐字及上節病字皆指武王之心說孟  
津之會諸侯不期者八百豈象犹有不得事犹有

以捍外而  
備內也  
石聲磬磬以立辯辯以致死君子聽磬

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致死猶效死也死封疆為守  
封疆而死也磬之聲其聲

然不雜有辨別之象死生之際非明辨於義而守  
之者不能決是辨則可以致死於患難矣死封疆

之臣正辨別彼此之界而能致  
死於患難申者故君子思之也  
絲聲哀哀以立廉

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  
廉者  
稜角

之意琴瑟之聲哀切如人痛厲飲肅之象是廉也  
人廉則志必高明而不役于卑汚故曰廉以立志

大臣而志於義亦峭  
竹聲溫溫以立會會以聚衆  
直而不苟於利害也

君子聽笙簧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  
竹声泥溢  
而廣博有

會之象蓄人之泛愛者必睦疎合異是我能會人  
也會則近悅遠來而能聚衆矣畜聚之臣謂容民

畜衆者非  
鼓鞀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  
飲之臣也

子聽鼓鞀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

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謹謂謹也其  
聲喧雜如人心

意誠舞動作之象是立動也動則有將帥進發士  
衆之意前言武臣之言也此專指將帥益進衆

之權在王將也聽音聽聽聲以下而言鏗鏘聽  
鏗磬五者而言彼謂樂聲即鏗鏘也合之合於心

也因听樂而有所思是樂與心有所浹洽  
契合也古樂於文侯無所合故惟恐卧耳  
宿牟賈

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

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  
宿牟姓賈名與之  
及樂謂及言他事

言及於樂也擊鼓以警飛舞人而使為備故曰  
病已久也病憂也孔子問大武之舞未舞之先擊

鼓備戒已久何也賈言武王伐紂時憂不得上衆  
之心故先鳴鼓以戒衆久乃出衆今欲衆此故令

舞者久而  
味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

味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

不違者。蓋武王。順天應人。而君臣之際。每不自  
安。正恐人未及。歸則天命未絕。此忠厚之至也。下  
武王事亦此意。

及時事。當于及字微讀。

意軒同

聲淫前。○聲淫及。商宮于聲下。微讀及字。不着九。  
唯字一截。丘之二句一截。是也。一截。是也。只亦實  
言。其義弘無干。

此亦孔子問而實答也。味數長。而數也。淫。流  
連不絕之貌。逮及也。言武王恐諸侯後至者不及  
戰事。而望慕之。故樂之。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  
曰及時事也。問初舞時。即手足發揚。躍地而後。履  
長歌象當時之望慕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  
曰及時事也。何其太蚤乎。實言紂惡貫盈。當將戰  
伐之事。不可緩。武王則及此時事而為之。武坐致  
然下文孔子言是太公之志。則此答非矣。武坐致  
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坐。跪也。憲。仰也。足。履  
舞武樂者。忽有時而跪。以右膝至地。而左足仰之  
何也。實言非舞武樂者之跪也。舞法無跪也。然下  
交孔子言此。亂皆坐是。周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  
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  
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  
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淫。貪也。問武  
樂之聲。貪及

語去聲

賓。字前。○遲之。滬上。遲字活。下。遲字死。蓋下是。遲  
速之義。後面武之遲。久却是。這下。遲字。樂者象成。  
且。泛言。暗合武樂。然此句却把後敘前。大有說。尽  
了。總干二句。答又久之疑。然且。虛說。下武始。至之  
至也。始。發。明之。發揚。四句。正前所答之失。故下文  
不再及。

於商則是武王貪商之天下。故取之也。答言非。武  
樂之聲也。又問。既非武樂之聲。則是何樂。聲乎。答  
言此。典樂之官。失其相傳之說也。若非失其真傳。  
而謂焉。武樂之聲。則是武王實有心取商。而志荒  
謬矣。武王除暴救民。志非荒於貪者。故知其聲之  
失傳也。孔子於是。然其言而謂其與萇弘相似也。  
私問。賓。字。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已。久。則  
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  
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  
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也。聞。命。者。實。言。而。夫。子。不。以。爲。非。則。知。病。不。得。衆  
之。言。已。當。也。遲。之。待。之。也。待。之。遲。即。備。戒。已。久。舞  
人。未。就。位。時。也。久。即。總。干。山。立。舞。人。出。就。位。時。也。  
夫。子。言。樂。所。以。做。象。成。功。故。武。樂。於。初。出。未。舞。時。  
舞。人。總。持。干。盾。如。山。之。立。疑。然。不。動。此。象。武。王。從  
容。舒。緩。之。事。也。舞。始。作。即。發。揚。蹈。厲。象。太。公。威。武。

曲禮記

一四



五成而句分絕

且夫節。三成之時舞人尚在。北而初。及乎南。四成則從第一位南至第二位。南國是強如滅國五十之類。非列爵分土也。周公左。召公右。亦須斟酌。蓋在未崇天子之前。不可看得與周召之治相同。

一成象與師也。二成象滅商也。三成象南旋也。以上搃承武王克商之事。四成象建邦以疆理。五成家周召以分治。六成象歸鎬京以統治。以上搃承造周之事。

駟四

鷹揚之志也。亂樂之卒章也。舞將終而皆。謂象屬公召公文德之治也。治如周公之制。作召公之德。是。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此下承武王之事實。言之成者。曲之一也。言武舞之始。初自南第一。位而非至第二。位。象武王初自南而何。北以伐紂也。此是一成。再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滅商也。三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於北而却。反乎南。象克殷而南。還也。四成則舞者從非頭第一。位却至第二。位。象克殷之後。疆理南方之國也。五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乃分爲左右。象周公居左。而爲師。召公居右。而爲保也。綴謂南頭之初位也。六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而復於南之初位。象武王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之爲天子也。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中國謂紂都鎬京在西。陸則紂都爲中國也。言

分去声

分夾節。進字要看做活字。才與登濟有情。從武始節至此。兵中明武王之事實。武始節原不重。只要抽出駟伐分夾二象。方歸到久立于綴上。

此二節當云夾振日伐者。蓋武王不忍一人之橫行天下。故不得不盛威。以具師中國也。勸亂之道。利用威也。分夾而進者。遲一日則民受一日之害。早一日則民早一日之賜。揀民之師利用緊也。然集而不急於得天下也。所謂武王之事如此。且以待諸侯之至。有人歸我之勢。無我取人之心。蓋威星盛而不敢遠。盛其威。事且蚤。洛而不敢倖。成其事。所謂遲而又遲。意如此。按野以下。又是克商以後事。

反及同韻音計

且女節。此節是武王與紂國。繼絕世。舉逸民。行不齊之典。搃之皆反商政也。

禮記疏意

二人夾舞者而振鐸以爲節。則舞者以戈矛四次擊刺此象。武王之兵所以盛其威武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分部分也。進促之也。濟。犹成也。舞者各有部分而振鐸者。夾而進之。此象乎民伐罪之事。不可緩而欲其早成也。久立於綴。即謂山立也。駟伐以象盛威。何其雄夾進以象蚤濟。何其速。然初舞則立綴之久。又何其和緩。此正是象武王待諸侯之早。且女猶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此以下又言武王之行政。舒遲詳緩以明

十四卷

九

濟河節。至末句分上是聖人有儼武之政下是天下明止武之心散馬牛是一類鮮車甲包干戈是一類封將帥是一類倒載典包之還是兩層意建橐乃假借字面若認做實事便與虎皮重。此句只屬包之以虎皮句使將帥為諸侯不重賞功

鮮橐同建上声橐音高

遲久之意牧野之語言牧野伐紂歸而記事之語也克殷及商勝殷後至紂都也殷後不日封而日投者舉而徙置之辭也然封微子於宋在成王時此特歷叙黃帝堯舜禹湯之次而言之耳其曰未及下車而封與下車而封先後之辭也帝者之德導而其道已遠意其淪墜之已久故先之王者之德降而其世猶近未至地散而無所歸故後之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商容亦紂臣之被廢者封墓積土墓上以表忠也釋解也使之封於朝鮮而不臣也行商容即武商容間也復其位復往時之爵位也弛政解散紂之虐濟河而西馬散政也庶士官卑祿薄故倍增其祿

**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鮮而燕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橐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鋪京在河西故歸鋪京為濟河而西也山南曰

貞音奔說脫同

散軍節。此言其修文之政。賈韋之射息虎賁。上說劍。要說是因習禮而自然息。說方與下三句相缺。禪冕與播笏雖兩事。然重在播笏。上對下文。說劍而言也。知孝知所以臣。知所以敬。三言知而行寓乎其中。朝覲而幽明黜陟。一斷于天子。是尊天子所以敬神處。故知所以為臣。只在尊君上。知所以敬神。只在親致其勞。上二所以字不開重天子親行上。

現德行。礼孝親忠君敬神五者扶持綱常。單數文。德潛消其暴戾悍鷙之習。開導其忠敬孝弟之心。故曰大教。

禮記疏意

陽載人曰乘載物曰服。鮮以血塗之。除不祥也。載兵器山則亦向。而入則亦向。後今載還鑄高而亦向。後有似於倒。故云倒載也。建橐也。橐韋之具。兵器皆以虎皮包之。是以建橐開藏之也。使將帥為諸侯。如周公封魯。太公封齊之類。馬牛用兵之物。車甲戈干兵器也。將帥又人之治兵者。今散之藏之。倒而包之。分民而治之。然後天下知武王之儼武而不復用兵矣。

**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鴈虞而賈韋之射息也。禪冕擯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此言脩文之事。散軍放散軍伍也。郊射習射於郊學也。左右學之左也。諸侯射於左。歌狸首之詩。為節天子射於右。歌鴈虞之詩。為節諸侯射。見射義。賈韋也。韋甲也。軍中射玉穿札。今既行礼射。則此射止矣。着禪冕而擯笏於帶。亦謂有礼事時說劍。劍去佩劍。

禮記疏意

二

食三節。前半節是禮五教之所未及。若此以下。是通結上數節。周道即是禮樂。但說得虛。禮生于上文郊廟禘之類。樂生于上文。狸首之類。四達以地言。交通有兩意。通是通行。交字從和。樂二者生來四達交通。皆當說在上文之外。只有若此二字。只承牧野以下。則字不可說快。此却帶遲字。是兩意都有了。  
新云道是周家之精神命脉。禮即精神之著于志。敬孝弟者。樂即其從容和順。以樂此志。敬孝弟者。道之所達。即是禮樂之所通。但周道渾而禮樂。則言之耳。四達以東西南北言。交通以上下內外言。必若此。然後四達交通。方見渾久意。宜若與成功。相稱也。

去上声子諒慈良同

君子節。治心內。有斯須不去樂之意。樂本是和的。常上將來養心。故感人心之和。而生易直。子諒也。則樂至則神。五則字。要玩味。皆是以漸而至。二則字。微異。不言不怒。只是个自然意。  
樂其安。从天神信威。皆是致樂之効。乃自然相。因妙。處又皆在易直子諒上。看出一團善心。既生則机括。一動自然都有。自此心之生。自得而不容已。曰樂。自樂之定。而不為外物攝奪。曰安。自安之無所間斷處。曰从。自久之不思不勉。處曰天。自天之不可測識。曰神。信威二字。又在自家心上看。不可作人信人威。  
易直言其心之坦易。而無艱深險阻。子諒言其心之仁厚。而無慘刻粗暴。總是一箇至和。  
致禮節。不和樂。反上節。易直子諒。不莊敬。反本節。莊敬八字。正見得外誘使然。非本心。實有此意。宜非本有。然既為所奪。而得以為王于內。則非心。

也。祀乎明堂。季秋饗帝於明堂。而配以文王也。此是武王孝親事。故民皆知孝。朝覲請制。諸侯親親。天子之禮。則諸侯知所以為臣之道。耕籍請武王自耕籍田也。則諸侯知所以敬神之。道行。凡躬服。禮服。而潛消其暴戾。驚悍之習。祭祀。朝覲。耕籍。而開導其忠孝。敬順之心。是武王之教。誨雖多。而此五者。則教之大端也。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集也。  
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天子即武王。冕而總干。謂戴冕執盾。以親舞也。老。近於兄。故天子敬老。所以教諸侯盡弟道也。此上皆牧野之語。由是語觀之。可見武王必若此。委曲詳細。然後周道達於四方。而禮典樂二者。交相通行。是武王不惟征伐之時。無急於得天下之心。而功成之後。又緩以待天下之化。則夫武樂之遲久。以象之不亦宜乎。蓋合備戒已。君子曰。久櫛于山。立而告之。亦莫非武王之事也。君子曰。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从。从則天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君子記者。自謂也。斯須。暫時也。身兼內外而言。致則窮極其理。治則不問其功。樂由中出。故以心言。平易正直。慈愛純良。總言其和也。油然而生。息貌。樂悅。懽而生意不已也。安。凝定而物不擾也。从。安之不息也。天。不待思勉。渾然天成也。神。變化無方。不可測度也。不言。而信。謂心之自然誠也。不怒。而威。謂心之自然敬也。此二句。替天神之妙。非天神之外。又別有此二端也。自易直子諒至此。言致樂治心之益。以漸而至。其極。故結之曰。致樂以治心者也。以見效之不可。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

而何

此合上節以首句作頭下皆明此句之意治樂以治心治禮以治躬各有兩層意非是致了那禮樂便即治心治躬也未兩斯須字正應首一斯須字莊敬以已所形言兼感以人所見言曰嚴威即莊敬可畏惟處須在自已身上說不可說進在心上說此在入上致禮則嚴威地位與致樂到及神地位一極

故樂節○此推禮樂之本原與功效而言動內外極和順豈是二意然却上生下內和是致樂治心而到天神地位外順是致禮治躬而到嚴威地位說到不爭不慢效驗已了德輝至承順都從上文見出所以看一故字陳語致禮樂之道應內和外順下文應不爭不慢無難就承奉而錯之說不可云治天下無難

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如何合上文意蓋上文願已之和容貌之順已是把禮樂錯施於天下若民尚爭慢便是難錯施了今不爭慢是錯之無難也

要着二極字禮樂之道不致則和順安身也此字全在這一致字來錯措同

樂也節○此節只是禮樂要相濟意至減至盈根動外動內來進反根減盈來通節語意至進反才且說理當如此以進為文以反為文方着人之用禮樂說六反字前三字與進字對作標節看後二字與振字對又與上而不通蓋振反意思在進反後進正是振那減的反正是反那盈的減者是得禮之中合事之宜謂禮樂皆是合當如此振字要與進字看相合如所謂稱情而此肅志而醜意則樂之樂音洛

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禮自外作故以躬言莊者端莊而不懈敬者謹恪而不肆皆外貌也嚴足憚也感可畏也此自人之見者而言鄙暴則不和狎詐則不樂無和樂而此心入元氣傷而容邪中也易則不莊慢則不敬無莊敬而此心入藩籬微而冠盜窺也夫曰鄙詐入則無復有安久天神之妙曰易慢入則其無嚴威又不必言矣斯須之間而所關於得失之大如此然後知禮樂真不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

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此禮樂能治身心而極其效也動於內即樂由中出動於外即禮自外作此言其所本也極和謂和之

至極順謂序之至此言其體之妙也惟動於內而極和故可以治心惟動於外而極順故可以治躬以樂治心則內無不和以禮治躬則外無不順和見於顏色故民瞻之而弗與上爭言無乖戾也順形於容貌故民望之而不生易慢言無怠惰也德內也弗與爭是民莫不承聽也容貌之順是理之昭著於外也不易慢是民莫不承順也此可見能研窮禮樂之道理則舉此禮樂而錯之天下民無不感於禮樂而和順者又何難錯之有錯者推行也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錯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禮惟動於外故體主減蓋未有禮先敬之在外

曲禮上疏

禮記

卷之

礼本有限制而情不容已就退遜中自有一種不  
容抑的道理樂本于悅豫而情不可過就盈盛中  
自有一種不容溢溢的道理而節為文即為貴為  
美意

夫樂節。此節是原先王作樂以准情重性術之  
變。至于此樂者作頭樂也。是原其始人情不能  
是要其終。此樂者樂也。與故曰樂者樂也。不同。這  
樂也。是因人情之權樂。而作樂以道之。下文樂必  
至此矣。是說樂也。故人至接焉。是說樂者。立樂之  
方。總結之。見得樂為人情之樂。而作也。下節方應  
人情所不能免意。○至于此。字指聲音動靜而  
言。說个尽于此。就含有生亂意了。蓋性術尽發于

歌舞。他做去無節制。豈不成亂。先王制雅。以述  
王政。頌以美盛德。使入有所樂。便咏歌舞。踊乎此  
不是將人情之樂。制為雅頌也。道之正。此上為道  
道字同。三使其足字。不字。三平。句法有長短耳。使  
字皆重。還不曾到樂。處論處感。動人處且說制雅  
頌之意。思如此論理。如此非實驗也。不流就在樂  
字中。不息就在論字中。不使放邪得接。就在感動  
善心中。皆非兩意。方字在道內。着出來。惟其道之  
使。不知不覺。性術自歸于正。而不亂。故謂之方。接  
結樂必發聲音以下。原其立樂之始。性術之變。因  
已發。而無遺。治性情之道。亦且範圍。而不漏矣。  
○性原純一。無欲。何為有術。發為情。則有術。是其  
巧處。一涉于術。至不好的念。頭却都生出來。所以  
先王托雅頌。以道之道。有引道而使之自得意。足  
樂足論。可。性術字。蓋足以為恬養性術之資。自  
不至流。足以為講明性術之籍。自無所厭。足以感  
性情之善。自不至放。心邪氣濫。濁曲直繁瘠。等。入  
音皆有之。不必指定。

已轉節退讓及制為禮則其節文自卑降或損也  
樂惟動於內故体主盈蓋未有樂先和之在內已  
充盛洋溢及作為樂則其聲容自盛大充滿也進  
者寬裕雍容之意反者收斂謹飭之意文者蓋其  
不及也禮雖主減而其用則貴乎行之以和故用  
禮者必以進濟其減之不及樂雖主盈而其用則  
貴乎抑之以節故用樂者必以反濟其盈之不及  
而無文采之觀用樂者不反則意氣放肆而無制  
節之度所以禮必有和以為減之報報者相繼之  
意樂必有節以為盈之反反者還答之意禮得其  
報則從容欣愛而無勉強拘迫之苦故樂樂得其  
於禮反之於樂皆是濟之之義故曰其義一也夫  
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  
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  
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

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  
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  
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  
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樂者本於人情之  
情之所以治恒必資之故曰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人心有所樂必發於聲音而味歌形於動靜而舞  
躍此所入自然之理也性術即情也變動發洩無餘  
而至於形之聲音動靜則性術之變動發洩無餘  
矣故人情不能無樂樂於中不能不形為歌舞形  
於歌舞而不為之道述之則必流於荒亂矣先王  
取其然故制為雅頌之聲詩以道之使其文之載  
於歌者無不正足以娛樂而不流使其文之載  
於簡編者無不美足以講論而無止息使其聲與  
文之播於樂者或宛轉而曲或徑出而直或豐而  
繁或殺而瘠或稜隅而廉或圓滑而肉或止而節  
或作而奏無往不和皆足以感發人之善心而不

此節實說樂之感動人處以發明人情  
此節實說樂之感動人處以發明人情  
此節實說樂之感動人處以發明人情  
此節實說樂之感動人處以發明人情  
此節實說樂之感動人處以發明人情  
此節實說樂之感動人處以發明人情  
此節實說樂之感動人處以發明人情  
此節實說樂之感動人處以發明人情  
此節實說樂之感動人處以發明人情  
此節實說樂之感動人處以發明人情

使放肆之心邪辟之氣得接於身三者正是先  
王立樂之方法其要歸於使人情之不亂而已  
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  
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  
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  
一以定和比物以節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  
父子君臣附親薄比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此詳  
感動善心而推其故也樂即雅頌之播諸諸者  
宗廟之中請祭而作樂也在族長鄉里閭門亦以  
禮事而言上下謂臣之尊卑也和者從容自然之  
意宗廟則尚敬族長鄉里則尚順閭門則尚親此  
三者皆心之善也既敬矣而其敬又和故曰和敬  
和順和親彼此喜怒哀樂之情雖多而情之理則  
一審辨其理之一而使發皆中節則和定而樂有  
本矣以此情比諸八音之物則音節整飭而樂以

謂同要平聲行列之行音梳  
故聽節。此節通是結語。志意得廣等。都是見成  
話頭。本有而適還之曰得。如雅頌之聲。首節已有  
了。而不使放心邪氣得接。非所謂志意得廣乎。非  
有兩層意。余可例推。雅頌句。是雅頌之播為聲音  
者。執于成句。是雅頌之比為容聲。容聲得莊。不  
專指舞者。此豈是結聲音。動靜之。不此處  
志意渾淪說。無大分析。執典習行。典要者。非平對  
字面。謂執以習之行。以要之也。  
齊焉以前。是從上倫理說進一步。以後垂止。結本  
節而上節之意。亦該之矣。  
新三。天地中和字。根性字來。性即一也。天地之賦  
予。而由和之實理。都性中物。紅其不中不和之變  
以歸下中和之本然。則人。還已心之一。而先王  
審一之功始完。  
人情之不能免句。亦要鄭重看。惟先王處人情必

作矣節奏者始終條理也條理合聚則文采成而  
樂無不善矣樂有本則吾心之理可以感通人心  
有節有文則聲音之妙可以感動人心也合和父  
子君臣即和親和敬之上附親萬民即和順之謂  
變長幼為萬民者以凡族長鄉里之中無  
不然也末句通審一定和以下而結之 故聽其  
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于成習其俯仰詘伸  
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  
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  
不能免也  
上言和敬之類通人倫而言此言志意  
之類則謂一人之身心也所雅則好善  
惡惡之心生所頌則想慕盛德之心生是志意得  
廣也行綴兆如一成至去成之類皆是舞人行於  
綴兆之上也要節奏謂此行綴兆之時而要之於  
作止使不戾也容貌舉一身而言立有行列行有  
進退三者平日之動靜也正者立之莊齊者行之  
肅天地賦人以身心之理而未嘗有言以敬人惟

不能免則審一定和之樂而不能已也耳  
此合三節共一章

禮記卷之四言先王禮樂之所本下則推其  
是以化而登其道之盛也皆得其備最重天下  
和暴亂異都生于此句先王之道說得廣軍禮正  
禮之一端故即以禮字代軍旅鐵鉞四字此禮字  
不可寬說

重得脩上清好惡之源調中和之節全沒一毫私  
心所以緣得脩方可以禮樂修之盛字亦由得脩  
來他的治道焉能使天下隨吾心之喜怒而和此  
惟禮樂能之則由一人之喜而而出者意為天下公  
喜之道由一人之怒而而出者意為天下公怒之道  
非得脩而飭以禮樂者安能到此

類貢同

子貢曰子貢之問欲因詩歌之官以念自己之  
德師乙之答欲其審自己之德以撰詩歌之官各  
有宜與下諸宜字一例寬靜柔正等是德性中相  
以寬柔等作正而以靜止濟之氣而字可見得方  
處全在直已工夫就是直養而無害之直出平  
素自反無分毫愧怍完得性天所稟受的正是陳  
德專時常把詩來對陳一番以涵養而全保此德  
由性天工夫所以歌一融之性天即為之流行天  
地應四時和全在吾心氣上看此直有比應也  
見德直已工夫到調變的道理都在我  
自寬而靜至宜歌齊正是答聲歌各有宜之問自  
此至末又在所問之外動已就是陳德無兩意動  
已如何便能感造化蓋原是直已有德的人又動  
之于歌益寬養純粹中和之極處故自然有許  
大效驗

十四卷

三四

樂則能贊成之是樂正天地之教命矣身心自是  
中和而人難於操存中者易至過不及和者易至  
乖戾惟樂能管攝之是樂正中和之統紀矣無樂  
則身心皆失其養而違天地之命壞中和之紀此  
人情之所以不  
能免於樂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  
鐵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  
其備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

道禮樂可謂盛矣 飾即此物飾節之飾脩類也喜  
道之具怒心在中則制軍旅鐵鉞之禮是軍禮乃  
先王飾怒之具蓋先王之喜怒甚正所喜者如巢  
民不作諸侯賓服等事則當喜之類矣所怒者如  
四夷不庭一人橫行等事則當怒之類矣惟喜當  
類而作樂則天下感於正樂而無不和惟怒當類  
而制軍禮則暴亂者懼於正兵而無不畏是先王  
治天下之道非止禮樂然能和平整飭天下  
下者則惟禮樂也禮樂非道之甚盛者乎 子貢見

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  
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  
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  
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  
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  
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  
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  
育焉 樂師名乙歌聲各有宜言人之德性不同各  
有所宜之聲歌也賤工則不知人之德性故  
不足以問所宜也執猶云主張也此皆師乙之謙  
辭寬者多縱弛而無檢束柔者多委靡而涉邪媚  
寬而主靜柔而持正此寬柔之美德也範圍廣大  
者多肆意而放曠智識疏達者多舞智而詐偽廣

故商節。二明字是明歌之美。直舉剛中柔中所以然之理察之。故能優斷讓和。斷右明是非之亦意讓有明取予之分意。故竟以勇望不加之勇。即明道蒙配道家無疑無恨也。蒙即無也。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也。此是精擇的工夫。亦字宜玩。謂人之有德。因以歌而生。苟因其德之玉。而遂忘其歌。則雖德必失。故用一保字。此是固守的工夫。

故歌節。貫珠以前是歌之法。蹈之也。以前是歌之象。末句另言。上如挽七句。平看句法。有長短耳。不可以疊七句。頂上六句。端犹云端的不着力。歌之為言。此歌字。亦是人去歌。那川詩單長言一字已解。了歌字。意義下文說之。至長言之。是原其始。長言至踊之也。是要其終。皆從長言上說。寬些長言比言之進一步。嗟嘆就在長言之中。舞雖又在嗟嘆之後。隊隊至同中並去。去句鉤同說悅同。

大而安靜疏達而信實此廣大疏達之美德也恭者常慎而過儉者常尚而不及今能好礼則恭儉美矣以直者勇於有為而常動廉者介以自守而常元今能慎靜謙遜則正直與廉美矣肆者濶大直者剛正此等人多寡恩而又慈愛剛中也溫良者似優柔而又能斷柔中也宜歌頌者以頌之聲本寬而靜柔而正也下皆做此凡此可見人之歌是先正直已身而因以收陳其德也如寬而靜之類皆是直已直已則為有德而歌所以敷揚之也動已謂性天之流行即陳德也人之性情德行與造化相通通既歌以動之而養之使極其中和則造化應矣天地真位四時順序星辰則宿離不忒萬物則性命各正極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

勇有義非欲能保此也宋商之後此商人謂宋人因歌有得而明其理也商音本剛中故明其音者遇事每能決斷剛中之發也齊音本柔中故明其音者音者見利能讓於人柔中之發也斷事者勇之德也讓利者義之德也故有勇之人肆直而慈愛有義之人溫良而能斷非歌商齊之音孰能保之哉保者涵養而保守不交也。言商齊之音似非風雅頌之比而亦宜歌者蓋五帝三王之遺則其源遠歌之能保勇義之德則其效大殆非燕女溺心之宋音數辭喬志之齊音矣此所以宜歌也。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橐木倨中矩句中鉤鬣羣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贛問樂凡歌之法



高揚如有所抗舉聲之低下如物之墜墮者  
轉以出則如人之所旋然止者截然齊歇則如  
木之無生意然倨微曲也中猶合也矩物之為方  
者可甚曲也鉤物之上曲者疊疊相繼不絕也端  
正也如質珠謂如珠貫於繩而繩絡也為言徒為  
義也長言之所謂歌末言也然長言何從始人心  
有所說故言以宜之一言之不足故長言以盡之  
然長言豈遂已乎長言之中有所嗟氣嘆嗟嘆之  
餘有手舞足蹈亦人情所必至也予貢所問者雖  
是聲歌而師心所答極於舞蹈則進於樂矣故記  
者終之日  
子贛問樂一

禮記疏意

黃岡秦繼宗集

祭法第二十三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

后氏亦禘黃帝而郊絳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

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

王而宗武王

宗廟之禮四時有饗三年有禘此  
外又有禘郊之祭蓋祭禮之隆者  
禘即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郊  
即祭天而配以始祖也廟制之數大祖在中三  
昭三穆在左右此外又有祖宗之廟百世不遷  
蓋廟制之隆者祖者祖其有功宗者宗其有德  
也嚳為虞之始祖黃帝則其所自出也顓頊於  
虞為有功堯於虞為有德下皆倣此冥玄冥也

祭法節○祭法二字雖總本節寔綱領一篇  
文王本有德而曰功者見不但有德而已武王本有  
功而曰有德者見不但有功而已祭俱從各人功德  
上講

埋少節○百神以前合上節皆天子之外祭獨祭寒暑是迎送其氣祭水旱是祈其得時餘皆主報功詭諸侯以下則生於祭百神一也○相近祖迎之誤見音規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

犢燔燎也泰壇即圜丘泰者尊之之辭泰折即方丘折如折旋之折喻方也壇高而圜天之

象燔柴者積柴於壇上加牲王於柴上乃燎之使陽氣上升也此是祭天之禮折下而方地之

象瘞埋牲幣使陰氣下達也此是祭地之禮用騂犢二者皆然尚赤而貴誠也埋少牢

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官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

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

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

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泰昭壇名埋少牢於

春夏為陽秋冬為陰陽之氣出入於地故埋牲於地而祭之四方各於其方也寒暑一往一

來往者祖送之來者迎這之仲夏夜祖寒仲秋

夜迎寒皆於坎七為陰也仲秋晝祖暑仲春晝

迎暑皆於壇七為陽也王官夜明幽宗雩宗皆

壇名王日之象也故祭日者名王官月明於夜

故祭月者名夜明幽宗七尊也雩義見前篇祭日

月故祭星者名幽宗七尊也雩義見前篇祭日

即春朝朝日於東方也祭月即秋暮夕月於西

方也祭星以民所瞻仰也祭水旱祈其及時也

四方百物之神也方有四而位則八若東南正

南西南正西皆陰也則有四坎西北正北東北

正東皆陽也則有四壇坎以祭四位之陰神壇

以祭四位之陽神故曰祭四方也此以暗祭言

也或出雲或為風雨或見奇怪之物皆山川之

所能也故從而神之百神即謂此神也在其地

謂神在其封域之中也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

亡其地謂地見削奪也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

大凡節○說人物死生者正要以名之不變起祭之變耳不變說五代更立說七代者爭之實漸文於后世而人之情固隆於上世此名與祭有遠近之不同也此台上共四條是一章

天下僅○封建乃設廟祧壇壇張本不兩平說者  
既多少。即在廟祧壇壇之中。所以稱情辨分也。  
○壇音善

變也。人物之生。數有長短。分有大小。莫不受制於天地。故大凡生者。曰命言有所宰也。及其死也。物謂之折。毀折之意。人謂之鬼。有所歸之意。五代謂唐虞三代也。加額頊。營為七代。不更者。不改命與折鬼之名也。更立者。更立所祭之人也。不生於事之實。而祭則出於人之情。名既當於實。故無事於變人。既異世。故必更而立也。然祧郊祖宗。雖更其餘。天地六宗四方之神。則七代又不得而更立。蓋內祭因人。而舉人則隨時。而各異外祭。因神而舉。神則無時。而不然也。此總結。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而發乃下六節之大旨也。分畿外之地。以建公侯伯子男之國。置王都。以立卿大夫士之采邑。則封建之制備矣。然孝享之心。天下所同。而祭祀之典。王者所重。故必設於廟祧。以行享嘗之祭。設為壇。以行祈禱之祭。祧亦廟之藏。遷主者。起土為壇。除地為壇。四者詳見下文。親疏之數。因死者

情之重輕。如下文。親者為廟。疏者為祧。又疏者為壇。壇是也。多少之數。因生者分之尊卑。如下文。王七諸侯。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王立七廟。一壇。一壇此一節之綱。而下則其目也。後四節。做此考父也。王考。祖也。皇考。曾祖也。顯考。高祖也。祖考。五世祖也。此五廟在五服中。而親未盡。故每月一祭。若六世祖。七世祖之廟。是遠廟也。則為祧。廟蓋以親盡而當。迺遷不在五廟之數。故也。此廟但四時祭之。不得月祭。故云享嘗乃止。所謂王立七廟者。如此。去祧為壇。者。謂八世祖。世教遠。不得於祧。廟受祭。七之則為壇也。去壇為墀。者。謂九世祖。世教尤遠。不得於壇中受祭。七之則為墀也。然此壇墀。必須有

祈禱之事則行祭無祈禱則止終不祭之也所謂一壇一墀者如此去墀者謂十世祖以上不得祭於墀中泛然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名之曰鬼而已

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

廟享嘗乃止夫祖為壇去壇為墀墀有禱焉

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為鬼此降於天子者考祖考無月祭且無禱

祧之設而其祭於壇墀者乃天子二祧之祖也大夫立三廟二曰曰考

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

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此降於諸侯者考與王考皇考

無月祭顯考祖考無享嘗而六世祖以上盡為鬼也適士二廟一壇曰考

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為壇

○適音由

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上士也天子上中下之士及諸侯之上士皆得立二廟○

此降於大夫者享嘗不及皇考而顯考以上盡為鬼也官師一廟曰考廟

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諸侯之中士下士為一官之長

者得立一考廟王考無廟但享於考廟而已○此降於適士者王考無廟而王考以上盡為鬼也

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庶士府史之屬王為群姓立

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

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

群立社曰置社王所統者天下故曰羣姓諸侯所統者一國則曰百姓而已大

社在庫門之內右王社在籍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國社亦在公官之右侯社在籍田太以其主天下之土王以帝籍惟王得有也國以其主一國之土侯以國籍惟侯得有也大夫士庶既

庶士節○此合上共七節是一章此章所論廟制○為法聲大音添

無為羣姓百姓之責又不可一人自立社則成羣聚而居滿百家以上得立社置者為衆共置之王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為羣姓自為與上節同為國即為百姓也司命主督察之神見周禮春官文昌弟四星也中霤門行戶竈見月令泰厲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古大夫之無後者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以其無所歸或為入害故皆名厲祀之者因氣類相屬而不忍令其無祀也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

○適並嫡同

夫聖節○首節為下數節之總自厲山氏節至烈于民也言內祭所由立者以其有功如此也與首節辭郊祖宗相應及夫日月四句言外祭所由立者以其有功如此也與次節三節天地群神相應非此族項上二項來不在祀典者言不在祭法之內也

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天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以尊祭卑故曰下祭玄孫之子為來者以其世數雖遠方來而未已也德厚者流光故祭殤之數尊者所及遠卑者所及近澤有厚薄則禮有隆殺也祭止於適重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此下至篇末原祀施於民謂創法以施於天下後世之民也以死勤事謂因勤勞天下事而死也以勞定國謂以已之勲勞而安定國家也天所降為菑則禦止之人所作為患則捍亢之皆曰大者以其闕天下者而言此五者皆所當祭祀也下文可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

○共音恭

禋能節○賞不止以物賤人必饒賈賤者是刑法  
二字皆平

○鄭音章

黃帝節○以字要者謂黃帝因而明其民因而共也

財也故財當屬上親脩是脩補之格只指未脩者節  
○共拱同

文王節○文王至之菑通為一句文王則以文治去  
民之菑武王則以武功去民之菑若作三句則兩以  
字無着落菑又是通套字與前大菑專以天言者不  
同此皆有功烈於民德承帝譽以下蓋厲山氏共工  
氏二節俱已說到祀上則其有功烈不待言矣要知  
有文之文以開武故武得成去菑之武功有武之武  
以繼文故文得成去菑之文治  
以寬以文以武要得三聖人隨時意

祀以為稷

厲山氏炎帝神農也其後世子孫有  
名柱者能播殖百穀使民知樹藝以  
其為農官故多農焉弃周之始祖舜臣也亦為  
農師憂之衰也農之業以久而廢周弃之子孫  
又傳周弃之法以繼農業此二人先後有功  
故夏之前則祀農以為稷夏之後則祀弃以為  
稷也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

故祀以為社

共工氏在炎帝之前太昊之後霸  
猶長也平九州治其水土也此有

功於土地

帝嘗能序星辰以著衆  
序星辰謂推  
筭步分之法

故祀為社

帝嘗能序星辰以著衆  
序星辰謂推  
筭步分之法

著衆使民占星象而

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  
賞

知農事休作之候也

舜勤衆事而野死  
衆

也以其功也均刑法當其罪

天下野死巡  
緜鄠鴻水而殛死禹能修緜之功  
謂

守而崩也

鄠塞之也鴻鄠洪也脩者記其  
黃帝正名百

物以明民其財顯項能脩之

黃帝正定百物之  
名則因名以究其

用而民不惑於下因名以生其利而財可供於  
上顯項代作時異物繁名而未當者更之遺而  
去名者增之於是民  
益明而財益供也 契為司徒而民成  
司徒教  
官之長

民成所謂百姓

親而五品遜也 冥勤其官而水死  
冥月令冬  
湯

以寬治民而除其虐

書曰克寬克仁  
又言代虐以寬 文王以文

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

此皆有功烈於民者

文治治岐之政及以服事殷是也武功謂戎  
衣而有天下也○自農弃至堯自黃帝至契  
法施於民者也舜與冥以死勤事者也禹脩緜  
功以勞定國者也湯除其虐文武之去民菑能  
禦大菑捍  
大患者也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

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承

上

文而言不獨聖賢之祭以其有功烈於民至於日月星辰之祭以其垂象而為民所瞻仰山林川谷丘陵之祭以其生物而為民所取財用是亦因其功烈而祭之也族類也典常也使聖賢神祇而無此類功烈則不在祭祀常禮之內矣此二句反言以結上文

祭義第二十四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䟽䟽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言乎時煩怠言乎事不敬與忘言乎人祭不可先時而數教則過多而煩煩則舉事者侈弥文而非

祭不能○合諸天道春禘秋嘗是一節綱領上教句起此二句下是此二句之寔有樂無樂因哀樂而帶言之

不敬就在煩裡見忘就在怠裡見非因煩而人心遂不敬因怠而人心遂忘也霜露既降至如將見之且甚因時而動心未說到祭上樂以迎來正是禘哀以送往正是嘗悽愴怵惕不可就當哀樂二字上面補如將失之以對如將見之下面來往字方有備此節要知人子怵惕悽愴之心時在念不因雨露霜露而有定因雨露霜露而動只脩祭典還不見合天道樂以哀為迎送之本總是合道不曰天時而曰道者雨露霜露上天氣化之定理怵惕悽愴犬人思

祭之寔心故曰天道  
○數並音朔禘並初同樂以之樂音洛

致齊節○此言君子之祭始而致其誠內外以地言五思齊之幸見所齋者積思之驗嘗分三段見所為齋即見其居處五者所謂見者自其思之至精至密處言也八子許多思索只為得一個見字  
○齊並音同散上声處上声為去声

敬心之寓矣祭不可後時而䟽也則過緩而怠怠則舉事者忽孝養而有忘親之心矣是以君子必合諸天道而不䟽不數春秋天道也禘嘗即所以合之履遇也悽愴怵惕貌怵惕驚動貌霜露降於秋君子遇之而悽愴者非為寒之將至也萬物之感陰氣者死而祖考之神亦與之同往故其心若將失之而悽愴雨露沾濡於春君子遇之而怵惕者非為溫之將至也萬物之感陽氣者生而祖考之神亦與之俱來故其心如將見之而怵惕也既如將見之則必舉禘祭而欣樂以迎其來蓋來則相親而可樂也既如將失之則必舉嘗祭而哀戚以送其往蓋往則相離而可哀也是以禘祭則作樂稱乎其樂嘗祭則無樂稱乎其哀所謂春禘秋嘗者如此何至不敬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致齊三日散齊七日謂之致者以百物皆備而心極

祭之簡○此言正祭行之日隨在而有所感或言入室或言出戶此有意在入室則對神故以見言出入則遠神故皆以聞言儼然就是見位之狀肅然就是容聲之狀儼然就是嚙聲之狀此三句三平皆由上思中得來此皆內心之形容非外面之景象也

○儼者愛見音現還音旋

靜專也此時則就齊所居正寢內謂之散者以百物粗具而心尚有雜也此時則不就齊所散處中門外散齊本先致齊此則順內外之序言也齊之日通致散而言居處身也笑色也語言也志意者心之所向慕喜好也嗜愛欲也人於事則有喜好於物則有愛欲五者皆謂祖考也先言居處而漸及所嗜由祖以逮精也齊三日反其終而言之謂祭之前一夕也由七日積而至於三日思之之篤乃見其所為齊者齊本以為祖考見則見其居處之類也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思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承上言齋之日既見所為齊者故祭之日自然如見形聞聲者然入室事神於室也儼然彷彿之貌見乎其位謂祖考見乎神位也屬還出戶謂薦俎酌獻之時行步周旋之間或自戶內而出也肅然如所謂神君至其風肅然之意聲容祖考容貌之聲也愾然歎息之貌日

是故節○此節是總結上文之言致愛正是頂致齋節致愾正是頂祭之日節總只在上文五思字見出安得不敬這敬字兼愛愾而言敬恭敬享就接此敬字來君子與先王只一人敬恭帶說

此合上共三節是一章以齋為主首節言齋次節至敬乎言祭而推本於齋君子以下結上文

思字要重看前五思上到親身去只是追慕此一思直思到自己身上便是全歸約工夫看此一思又是前五思之本

君子節○首二句提端下文正見忌日是終身之喪於身字雖接上文來然却與祭無干

必有者非果有形聲之實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也

以主人之心決之而已

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愾則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承上言不但入室出戶有所見聞先王之孝親祭之始終色不忘於日常若承祭時也聲不絕於耳常若聽命時也心志嗜欲不忘於心常若先意承志時也蓋視之入室出戶之見聞又密矣不志即存於心也見聞即著於外也所以然者則以齋時之致愛致愾故也致愛極其愛也致愾極其誠也著存二者常不忘於心夫安得不齋以致敬乎生既敬以養之死既敬以享之其意為何益思終已之身而弗辱乎親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



唯聖節○首二句只重一唯字兩能字下二句方言能饗之故饗者鄉也。泛言鄉之然後能饗才着聖人孝于說。這能饗正應上面兩個能饗。齊上三句只就君夫人說。

下有夫人卿大夫命婦如何上獨云孝于臨尸不怍蓋夫人卿大夫命婦皆孝于王之也。未要從不怍見出能鄉從能鄉見出能饗來。孝子臨尸。

相負得過無有一毫不憚處方纔不怍此不特臨祭時有平時素行工夫為根本方祭之時能不怍。○鄉去声相並去声。

文王節○其文王與以前都指正祭時以後雖無言正祭明日然却重在明日上是從上文進一步說。文王之祭管下四句祀之忠也四句一氣說下就從上四句見出然前三句虛說到其文王與方說出文王來。文王之詩也。居喝起下三句方言其寢致之思之二之字俱指親說。正是詩中二人然思之終是不寐致之又起思之的。不重祭之且從致之思之上見出。寢之必樂正應致之已至必哀正應思之。此節轉情多難分二段而各段中又兩分之。篤謂云此節當以事死二句作取具文王與以上正承事死句說中兩個如見親明是反覆言文王之不忍死其親處惟舉自有見則親宛然生者故曰如事生詩云以下。正承思死句說言思而必于明發者正以言其思之無已蓋文王之祀于致齊時正祭時業已無時不思至于明發猶懷之不置焉方樂其來又

禮記疏意

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忌日親之死日也。不用不以此日為他事也。此非以死為不祥而避之謂夫此日感而思親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心於已之私事也。終身遇忌日皆如此故。謂忌日為終身之喪也。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

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蓋君獻尸夫人

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唯獨也。凡人君必饗帝人子必饗親獨以能饗歸之聖人孝子者饗非儀物原於心之鄉也聖人之心與上帝為一體孝子之心與祖考為一人是皆能鄉之也。然後能饗之矣。臨猶對也不怍無可愧怍也。迎牲親牽牲綳朝踐設蓋齊之奠饋熟獻酒薦豆言其禮之詳也。君主外而卿大夫相之夫人

主內而命婦相之言其官之備也敬而齊也。樂之容也忠而愉也。和順之實也。諸語辭此三句言其誠之至也。自君牽牲至此皆臨尸不怍之事可見孝子心鄉乎親而能饗矣。不言聖人者可例。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

不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此及下節皆承孝子能饗親言之。如事生祭如在也如不欲生似欲隨之死也。忌日必有祭也則必哀稱諱謂若祀高祖則稱曾祖以下之諱也。如見親所謂聞名心懼也。親之生也必有所愛之物愛之則欲得之故孝子祀親忠誠之狀如見親之有所愛如

十五卷

哀其往不夷於欲隨之死乎故曰如不欲生祭之日猶云祭之時合正祭明日言○與平声桑音洛

仲尼節○既云奉薦而進又說其親也何孔子曾為大夫豈無助祭之人奉薦而進是統言王祭助祭之人也

親字作極慈字對下趨數二字皆以親字冠之自濟上者至及交且先解個濟上漆上之寔與奉神明無與夫何句則言已不當濟上以應子之祭無濟漆之意及饋至有乎則言祭有時濟漆以應言祭濟漆之意雖如此分三段然寔聯絡相生末二句泛言以結上文是不可因言泥行也

特所作薦序備雖皆是主人然薦是饋孰時序備在饋然後為旅酬而然也

○趨促同數音朔濟上声漆音切忽音目忽當法声

見親於所爰而有欲得之色然若此者其惟文王能之與詩小雅小宛之篇明發自夜至光明開發之時也懷思念也詩本言宣王於明發之時而不能寐惟思念文王武王之功烈此借言文王祭而思親之事足以當之故曰文王之詩也蓋文王於祭畢而至明日不能安寢明發而不成寐以為昨既享而致其來今日去矣所以又從而思念之不置此正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之謂故以此詩為文王之詩也祭之日猶云祭之時合正祭明日而言饗之必祭謂正祭樂以迎其來也已至而禮畢則往矣故明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慈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于饋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

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嘗秋祭也奉薦而進謂奉所薦而進於尸也親身自執事也慈專謹貌趨上行走迫狹也數舉也類也慈舉一身而言趨數足容也皆誠篤而不事威儀之貌于貢怪其今所行與昔所言異故祭畢而問也濟上衆盛貌漆上專致貌自反猶言自脩整也若乃也神明及交言交及於神明也成令奏也禮樂以器言故曰序百官執旅酬之事者即君子也恍惚猶言如在也夫子言我所言濟上者以容言也是疏遠而無關於情者也我所言漆上者以容言也是自反而無關於祭者也容之既遠及容之自反皆與神明無與夫何神明之及交乎今我自祭正所以交神明則至於誠慈而不暇脩容何可有濟上漆上乎蓋濟上漆上是旅酬時助祭之人為之天子

孝子節○虛中是一個孝敬之心在中更無他事他物而純一不雜乃是祭之張本○此清界

宮室節○首三句提壇下分兩股聯讀

言齋戒沐浴如此致潔致敬而謹潔以將于祭不莊祭時是說原曾齋沐浴過來底洞屬是兩意如弗勝如將失之亦是兩意皆形容洞屬處四句都指容貌正

是行祭之時以所陳之物進于親也。不重旅酬上志意二句與洞上乎四句對。志意即薦此二事之志。意如春初則諭其休惕之志意。秋嘗則諭其悽愴之志意也。以其恍惚連上讀。其字即諭志意而言也。孝敬二字不平。從云孝于至敬之心也。此說與下註稍異。○齊者同。齊平。齊與平。

孝子節○及其幾方謂之懸有一毫不及。不謂之懸。故曰及其幾而懸焉。則或則字。只當而字。此二句正狀其進退必敬也。

諸侯之祭戶初在室後出在堂更及入設饋而乘已成。王六乃薦其牲體之俎。此時則致敬以交神。是後則陳祀。乘備百官以旅相酬。但見助祭君子獻酬往復各尚威儀。故其消也。漆也。方行祀於人。何能有恍惚交神之心乎。既無恍惚之心。又何神明之及哉。夫吾之言非止一端。各有當於事理。如消也。漆也。為助祭者言之。非以祭主祭者賜也。乃欲以一端裁之乎。已止也。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其物不可以

不備。屋中以治之。

將祭謂未祭之先。比時及時也。謂正祭之日。事者人之所為。蓋備之設之。類物即下百物器饌之屬也。慮營為也。具陳列也。虛中心清明而無所礙也。○事當慮也。之。又當豫物當具具之。又當備然非虛中以慮之具之亦不免於苟且之失矣。

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

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

其孝敬之心至也。與焉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

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喻其志意。以其恍惚以

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補章也。設謂創立也。洞洞屬也。見禮器兩言奉承而進之上。謂主人下謂助祭者。諭其志意。祝以孝告也。○慮事豫故宮室牆屋脩設。具物備故百物皆備。此可以祭矣。於是朝踐時則夫婦齊戒。沐浴奉承而祭之。雖物輕易。舉未有失墜。然洞也。屬也。之狀。且如弗勝。如將失之。是其孝敬神明之心。可謂至矣。及饋食時則薦俎。俎序禮樂備百官。而百官又奉承而進之。有祝辭以諭其志意。所以然者。蓋欲以已恍惚之心。與神明交接。而冀神明庶或饗我之祭。此庶或饗我者。正孝子之心志也。然則志意之諭。豈無故哉。孝子之祭也。盡其愬而愬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

○通節二段皆維有頌廟之異然無重

孝子儀○首句直虛其立之至祭也正是首句之  
寔後則反言以足上意耳可知言知他是孝子之  
祭非由外知之心之誦誦愉等五者都指容色說然  
誦愉儀又加個敬字就在誦愉欲見得不可說  
敬是心誦等是外固與疏以心言與上敬相反

有深愛節○以前都言祭此又言事生之禮氣  
色容都根愛其曰有和氣者有愉色者通下之詞  
耳如執玉如奉盈且輕述到如弗勝如將失之  
方才細說如執玉如奉盈之狀前重弗勝將失是  
有奉承之物此却言無所執奉只假借形容其敬  
耳成人之道泛言不在親前立身持已事○宜諸  
口而温厚和平曰和氣見諸面而忻喜悅樂曰愉  
色形諸身而委曲承順曰婉容三者從深愛來則  
一時俱有之必有其自然意四如字深愛之存而  
為敬也正見愛之深如○奉獻並去声

先王節○至孝一何是從內說向外去雖天子二

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專謹不放

為慈誠寔無偽為信主一無適為敬失不及也退  
退立待事也盡其慈而為慈盡其信而為信盡其  
敬而為敬此存于心者也禮有常經不可以私意  
為隆殺故盡其禮而不過失此具於物者也一進  
一退必致敬如親聆父母之命而孝子之祭可知

也其立之也敬以誦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  
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  
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誦固也進而不愉疏

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教也已徹  
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孝子  
之祭可知者言孝子之祭可觀而知之也立方待  
奉而立也進則從事而進也薦之奉物而薦也退

而立既薦而暫退也已徹而退祭畢而退去也誦  
者身屈而容變不然則為固執愉者色和而致其  
親不然則為疏遠欲者與其饗而愛親之至不然  
則為不愛如受命者順聽而無所忽不然則為傲  
慢敬齊之色不絕于面者慎終如始也不然則為  
忘本本者始也失之者言失祭之道也失則非孝  
子之祭矣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  
**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  
**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  
**親也成人之道也**此以事生言之氣者言語之声  
所發如執玉如奉盈如弗勝如將失之皆敬心之  
所發愛敬兼至乃孝子之道若嚴威儼恪使人望  
而畏之是成人之道非孝子之道也○敬而已  
如執玉奉盈則是温和中致謹慎之意嚴威儼恪  
則望之儼然凜不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  
可犯此所以異也

先王節

先王節

先王節

句。又是從外說入內來。然上二句不重。只更引出必有父。必有兄。好說先王之教耳。

此節見孝弟良心最切。天下之道皆原于此。能盡孝弟則仁義在我。心貴德貴。上慈幼。皆可兼奉。近王近後。言王伯最切近。工夫自孝弟起。必有兄而必有父。要玩及事父之道。斯謂之有父。及事兄之道。斯謂之有兄。定天下定字。即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的定字。言各止其所也。領天下。謂以率性之道。使天下各率其性。領之所以定之。統領而倡率之。便成趙于孝弟也。日所以正立教之意。非以效言。○治平聲長上聲為並去。

德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貴有德尊賢也。貴貴敬大臣也。貴老尊高年也。敬長尚齒也。慈幼恤孤獨也。先言治天下後言定天下者。治之然後定也。道天下古今共由之理。德則人之得于身者。人之有德未必盡道之全。然亦違道不遠矣。君之下即為大臣。故貴近于君親之外即為人之親。故老近於親。兄之外即為人之長。故長近於兄。子之外即為人之幼。故幼近于子。此推先王行五者之故。下又言孝弟之為重也。霸

立愛節。親是父母。長是兄。自親而推之九族。必有殺。自長而推之。人之長。必有等。故用兩始字。然不重始字。意教民睦。教民順。上面都加不得。所以字睦順。指上之愛敬言。不是民。到有親用命。方屬民說。而命字不同。前出于民之長。後出于上之長。天下正是民之安頓處。孝以事親。後只從上見出。非兩意。

諸侯之長也。事親孝也。而推于人之老。則孝極其至。是王者以德行仁之事也。事兄弟也。而推于人之長。則弟極其至。是伯者以禮明義之舉也。夫王道始于事親。可見天子之尊。亦必有父。伯業始于事兄。可見諸侯之尊。亦必有兄。况天子諸侯而下者。乎。是孝弟為天下所同也。故先王之教。惟以孝弟先後相因而不改。正所以統率乎天下國家使人人親其親。長其長。道德一而風俗同也。天子至尊。雖睦兄弟而族人不敢與齒。故所尊者惟父。而諸侯則言有兄也。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此承上文孝弟而言。其親睦也。長吾長順也。教猶示也。有親從愛親也。用命順長者之命也。言君愛其親。以示民慈睦之道。則民皆貴于有親。君敬其長。以示民敬順之道。則民皆貴于用命。即此觀之。可見平天下無庸多術。

至之祭節○郊之祭下。當補人君自致其敬意。故  
註感入如此。喪者二句。要重看。此于感化上。見出  
人君至敬之心。

祭之日節○罷于碑為一段。乃退為一段。而退為  
一段。敬之至。總承指君言。不必兼助祭。此於與祭  
上。見出人君至敬之心。○從法聲訓音聲。

郊之祭節○配以月之前言郊之禮。三代所同。以  
后言郊之時。三代所異。時者。一曰之。是也。言也。  
○開暗同。

祭日節○首四句釋壇坎之義。中六句釋東西之  
義。末三句又推日月之所以當祭也。幽明以理言。  
上下以勢言。內外以氣言。位以位次言。別制端三  
字。要明。蓋日秉陽精。月秉陰精。凡陽皆明。皆上皆  
外。凡陰皆幽。皆下皆內。故下文只云陰陽也。長短  
在籠之上。說陰陽之長短。往來週迴不已。此便是  
二氣之和了。致是日月所致。宇宙間和氣全。是日

禮記疏意

也。惟孝以事吾親。順以聽長命。由是措施于天下  
而感之者。莫不各愛親敬長。無梗化之民矣。所  
謂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  
不令而行。正此章之意也。

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不哭不入國門。吉  
也。人無不肅。無違令者。為  
郊重也。非極其敬而何。

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  
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率牛

尚耳。變刀以割取脾。骨乃退。燔祭。祭腥而退。敬之

至也。祭祭宗廟也。父為昭。子為穆。穆答君言。君牽  
牲之時。子姓對君共牽也。卿大夫佐幣。以次

序在君之後。備告臣之用也。麗猶繫也。謂牽牲之  
繩繫于碑之孔也。麗牲之碑在廟之中。庭袒衣示

有事也。將殺牲。卿大夫取牛之毛。以薦。所以告全  
也。其毛則是牲耳之毛耳。以主聽欲神聽之也。薦

刀脾。骨見前篇。君割取而燔之。以升臭也。乃退。謂  
薦毛血脾骨。骨而君臣暫退也。燔祭。祭湯中所燔

之肉也。祭腥。祭生肉也。此時亦有助祭者。但未言  
及耳。燔腥之祭。畢則禮終而遂退矣。凡此至祭者  
致其誠助祭者。謹其禮始。郊之祭。大報天而王。日

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闈。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

朝及闈。大報天而王。日與前篇同義。配者。配其主  
也。天之生成萬物。在陰陽而日為陽。月為

為陰。精正天之功。顯着可見者。故主日而配月。焉  
開者。日既沒而黑。陽者。日方中而白。朝者。日出

而赤。及闈者。未至于闈。日將落而赤也。祭于闈之  
時。尚黑也。祭于陽之時。尚白也。祭之日。或以朝時

或以及闈之  
時尚亦也。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

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

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

之和。此因郊祭。主日配月。而又言春朝朝日。秋暮

夕月之禮也。壇。即王宮之壇。在東方。故又言

十五

十四

月之功。致和只在氣化上。未說到物上。恐陽之太亢。而陰致之。陰之太肅。而陽致之。然而萬物太和。亦本于此。  
東為震動之方。主發生。西為凝寂之方。主收斂。故云東動而出在外。西靜而入反內也。陽始于東北。而終于東南。故云東為陽中。陰始于西南。而終于西北。故云西為陰中。輪郭以月之魄言。

天下之禮節。○首指天下之禮。便見此禮自能範圍天下。非一人之禮。乃天下之禮。故後又應曰。天下之禮也。致友始五句。言禮之所在。非目也。厚其本五句。言禮之為用。非効也。致字當玩。致則此禮之當然。而止之無可以復加。即末句。亦只言禮之能曲成。天下初未說効也。  
反始。屬如廟。在親愛上看。鬼神展承祭。在敬始上看。和用。屬和民。先以足用說。前言和用。後言物用。者。物各有用。得其所。所謂和用。在開源節流看。

致孝。屬辨分說。致讓。屬洽情說。  
民紀。即五倫為民極者。立民紀。如父子有親。兄弟有紀。不廢墜。此只是正德本行。厚生。○去上声。

率我節。○上是聞鬼神之名。下是著其教之大。起解云。合字當作合莫合字看。蓋死者之鬼神。即有生之氣魄。聖人制為散齋。致齋于三日七日。則定氣守魄。何所不與鬼神相合。以此教民。則義理深遂。情意懇到。豈不為教之至。

禮記疏意

祭日於東。坎即夜明之坎。在西方。故又言祭月於西。壇高而顯。坎深而隱。一顯一隱。所以別月幽日明也。一高一深。所以制日。上月下也。東動而出。西靜而入。出則在外。入則反內。故東西所以別日外。月內也。東為陽。中西為陰。中則得位。故東西所以端日。陽陰之位也。此上釋祭日月于壇。坎東西之義。下又明日月所以當祭也。日之象出于天地之東。月之明生于輪郭之西。月秉陰而明于夜。日秉陽而明于晝。有時晝長夜短。有時夜長晝短。是陰陽互有長短也。此長短終而復始。巡環無端。故氣行不乖。以致天下百物皆化。而和矣。安得不祭日月。以報其功。耶。巡循也。天下之禮。致友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

微矣。致極至也。天下之禮大端有五。萬物本乎天。此禮則人皆知本之當厚矣。齋明盛服以祭之。制為之極。以尊之。是致鬼神之禮也。有此禮。則人皆知鬼神之當尊矣。和用相濟而足于用也。百物利用。所以養人者。實遠矣。散各適其平。不侈于有餘。不屈于不足。是致和用之禮也。有此禮。則人豐于物。用知榮辱。禮節而紀綱立矣。辨上下而定名分。是致義之禮也。有此禮。則上不悖理。以陵下。下不逆倫。以援上矣。禮讓為國。是致讓之禮也。有此禮。則爭奪去矣。奇謂奇異。邪謂邪惡。皆越禮之人也。人君用此五禮。以致治。假令有倍本犯上等。越禮之人。亦當少矣。率我節。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鬼神謂祖考也。人生而能運動。作為氣也。但氣魄顯著。而鬼神幽微。是氣魄者。鬼神之所從出。而盛大著見者也。然生時氣魄合死。乃氣升魄

禮記疏意

此節○此之謂鬼與神之著也相對骨肉二句  
經只是要起其氣二字昭明意高悽愴重二平而  
有次序一步說近人一步此字正頂三者字而言  
百物即是與字變父○陰法音意音重

因物節○通篇雖至聖首則方任後二句身說

聖人節○此言聖人自行禮以示教也築宮室設  
宗祧一處一寔此二句中就合時祭祭祭意別親  
疏遠迤從宗祧生來教民二句是明上意此二句  
最重衆之服二句正從此生民不專指百姓凡為  
子孫皆民也服與听遠是兩層看一故字便知如  
此服與上節服不同上是服鬼神此是服聖人之  
制下心言听至行礼而言速者心神意念與神合  
也遇霜露節是悽愴遇雨露節生休場不必勉  
強而然亦是速也

二端節○此節即上文報本及始中推此朝饌饋  
食二禮其為教之至意前後兩禮字相呼應氣

降而分聖人則合鬼與神以為教如下文所云是  
教之極至也至者意義深遠而又不墮於虛無也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  
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焘高悽愴此百物之  
精也神之著也此下四節詳合鬼與神之事而此  
魄也然氣有尽時故必有死死則魄降而歸土鬼  
者歸也歸土則謂之鬼矣陰為野土謂幽腐之為  
土也十世間也昭明氣之光耀顯著也焘高氣之  
感融薰蒸人也悽愴氣之使人精神悚惕也人之  
生也以魄未離乎氣也及死而歸土骨肉斃于下  
而陰之為野土則氣無所附于是發揚于上為昭  
明焘高悽愴此乃百物之精靈而為神之著見不  
可掩也然精既著而為神則魄之靈亦在其中矣  
故下文獨言  
物之精也  
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  
祭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  
因百物之精靈不可  
掩者制為極尊之稱

而顯然命之曰鬼神以為天下之法則故民知所  
畏知所服也極至也黔首黑髮之民也因人之陰  
精而名曰鬼因人之陽精而名曰神則與天地之  
功用同其稱故曰極使民知其靈而可測度可憑  
依是為黔首則也臨下有赫而惟恐于其禍淫之  
謹畏也吉凶趨避一憑所示而遵之不違服也  
聖人以是為未足也築宮室設為宗祧以別親  
疏遠迤教民及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  
自此故聽且速也明命鬼神猶未及教民之道故  
祿祧廟以藏遷至正宮室之寔也親疏以情言遠  
近以世言及者反思而追之以心復者復報而酬  
之以礼古統昔也以子孫視祖考則祖考為古昔  
子孫之氣魄皆祖考之所傳則祖考乃其始也凡  
此古始正吾身之所由以生者教民如此直從身  
之源本提撕警覺何等親切懇到民之悅服所以  
由于此也既悅服則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  
聽從之而且甚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



魄正應章首氣魄字。教眾反始。與教民相愛二句。死。然教眾反始。或在報氣之內。教民相愛。用情。却在報魄之外。報魄亦是教眾反始。乃只言之于前。正見朝事專于事神。饋食則不但事神。而又交人。也。朝事豈下二句。加以齊魯。只是饋食時。設。不是用之灌地。上下用情。正是相愛。不可平看。齊魯云。報氣者。孝子反思受氣之所始。故曰教民反始。報魄者。孝子不忘其形之所由生。而愛之。故曰教民相愛。報氣所以求陽于上。報魄所以求陰于下。是謂上下用情。此教民二句。與註異。按饋食之時。必旅酌為禮。所以示之以相愛之道。由是而獻酌。交情上而賓長諸父。用情于下。而下。執事昆弟。用情于上。此祭澤之均。怡然得意之流。通是之謂上下用情。宜依此說。充於。

君子反古節○是以二字信位說。有僅稱平之心。是以致敬。至不敢弗盡。從從這點心來。致敬發。事燔燎膾蕭。見以肅光以報氣也。此教眾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雉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此詳言祭禮。氣魄立為鬼神也。二禮見下文。朝事謂祭之日。早朝所行之事也。醴醢膾也。蕭黍稷也。燔燎此于。燼炭而又。以蕭蒿之光。醴雜也。以蕭雜。膾蕭燒之。則煙上騰。而光彩照映也。凡此皆主臭。臭為陽。所以事神。而報生時之氣也。此是教民反其始也。俠。兩。也。饋熟時。以黍稷為薦。羞進肝肺首心。四者之饌。又雜以兩醢醢酒。仍加以始祭灌地。鬱鬯之酒。九此皆主味。味為陰。所以事鬼。而報生時之魄也。此時則兼以接人為禮。教民以旅酬相愛。而上下各用其情。又不專為反始矣。上下者。廟中凡尊者為上。卑者為下也。夫報氣以教眾反始。報魄以教民相愛。幽明交通。非禮之至乎。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

情竭力從事。單下文耕籍。春獻。春桑在內。致敬是報其親。一氣讀此。使是。不。敢。弗。盡。反。收。之。前。只言報親。而後兼言天地山川社稷。以其皆用籍田所入也。然重在先古上。以事以為不是。相趕說下。與下而取之相應。○先說致敬發情。後說竭力從事。是從內說。向外來歸宿。處在外。下三段。就只自外面從事。見得孝敬耳。然致敬三句。尤以敬其敬一句為主。下敬之至。正與此相應。○絃音宏。酪音洛。齊案同。盛音成。后凡齊盛。做此。

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是故昔者天子為籍于畝。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籍百畝。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致其敬。而不忘發其情。而不偽。外則竭力以從事。如此以報親。則無弗。盡。盡。謂內。外。志。外。物。此。又。在。未。祭。之。先。也。籍。籍。田。也。絃。冕。之。繫。所。以。為。固。也。秉。執。也。戴。冕。者。敬。其。事。也。絃。有。朱。青。之。異。朱。正。陽。而。青。少。陽。也。天。地。專。謂。天。子。山。川。社。稷。先。古。兼。謂。諸。侯。先。古。祖。考。也。醴。酒。酪。酪。也。齊。盛。即。案。盛。見。前。篇。是。謂。籍。田。也。以。天。子。諸。侯。之。尊。而。躬。為。之。故。曰。敬。之。至。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

古者節○致敬皆指天子諸侯說。後段養之在將祭之時。故以孝親。獸官是君。取之是君。取躬朝。雖是獸官。然由君命。擇毛卜吉。兩事平重。所以致力。只接君巡牲。孝之至。又總結君召以下。此言犧牲之成。皆本于竭力從事。獸官以見君之。

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

禮記疏意

禮見牲見至敬人君以視朝之服視牲見至孝  
○齊禘同

公桑句總

古者節○此言衣服之儀皆取于蠶力從事首節  
養蠶之事次節獻繭之禮三節采桑為服以行祭  
也敬之至總頂  
樹桑室室卜吉皆君浴種風桑則夫人世婦也  
○奉種並上声食音嗣

歲既節○示君獻夫人夫人受之總是個獻繭之  
禮玩古之句自見

○奉止声與平声下同種自繭

禮記疏意

禮記疏意

而下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  
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自養獸之官而下即牧人  
阜蕃其物之時也自君召  
而下即充人繫于牢之時也歲時比歲比時也獸  
官躬朝省肥瘠也然必齊戒沐浴為君之物重也  
色純曰犧體完曰牲凡此即祭牲也必取于獸官  
所養非此不用也設官養之而預備其用故曰敬  
之至皮弁素積在天子為視朝之服在諸侯為視  
朔之服將祭三月前君召獸官之牛納之于內而  
視之擇其毛之相宜而又卜之吉然後養之於滌  
每月之朔望君着皮弁素積巡視其牲以致其力  
擇卜之審而省視  
之勤故曰考之至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  
近川而為之築宮似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  
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  
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

之公桑公家之桑也蠶室養蠶之室也近川便于  
浴種也宮室之墻也七尺曰仞仞有三尺欲其  
高置棘茨于墻欲其固防外患也外閉戶扇在外  
而閉則向內以非常居之室而人皆在外也大昕  
之朝季春朔之旦也三宮在天子則謂三夫人在  
諸侯之夫人則立三宮牛后之六宮也必卜以擇  
夫人世婦者養蠶所以為祭服不可不夾于神明  
也桑采桑也戾至也風至則葉乾乃以食蠶蠶性  
惡濕故也歲既單矣世婦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  
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  
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單也  
三月之  
未非歲盡之時然蠶成之時也自去歲蠶成之後  
迄今歲蠶成之時期歲矣故謂之歲單卒蠶養蚕  
之事終也不言夫人者省文也奉繭以示于君告  
成功也告後遂以繭獻夫人別內事也夫人見之  
而曰此所以為君服重之之辭也副之為言覆也  
婦人首飾禕也衣也禮之禮待獻繭之婦人也用

禮記疏意

禮記疏意

及良日即○使纁以上纁絲之禮文章以上深米  
之方先公以上服成而乃祭也敬之至雖總上三  
儀然只重君夫人上以人君之尊而親下之以后  
夫人之貴而親為之故曰敬之至  
此合上共五節是一童不敢弗也以前是一肩  
頭以后皆盡之寔一備醴酪案盛一備祭牲一備  
祭服凡此皆備則可祭而久古復如不忘所由生  
矣。

夫人纁句絕  
○纁蘇刀反

此謂用副禕以足礼于已少牢以加礼于人也言  
古人大率用此者見此礼以敬君服不可易也

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

吉者使纁遂朱緣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

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良日孟夏之吉日也纁所以取

絲于藕以盆盛水置藕盆中以手入盆振出藕之

緒也夫人之纁止于三次掩手盆中犹三推之意

布散也既纁之後則練染之為朱緣玄黃色備則

繪縞之為黼黻文章祀先王者天子也祀先公者

諸侯也敬之至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

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

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

言而信神則不然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

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巖威心也斯須不和不樂而

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

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

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

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慢易焉故德輝

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莫不承順

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寒焉舉而措之無難矣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

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

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

曾子問曰。為謂云。禮說大孝三句。不可分復。後謂  
分有尊卑。故孝有大小。看來三者。不宜在分。上說  
為人子。苟能成其身。為聖賢。便是尊其親。為聖賢  
之親。莫必天子乃為尊也。且看下先意承志。說  
以道尊親。這便是尊之至者。其以兢。保。弗貶  
辱于親。此尊親便次了。能養自是孝中末節。故曰  
其下。曾子謙之。自居其下者。

身也者。謂。上。四句。禮。起。行。禮。傳。之。實。為。下。五句

此是行父母之遺體。上敢不敬乎。暗合下九下敢  
不敬乎。則明指在忠敬信勇言五個非孝且虛說  
五者不遂。則裁及于親。所以謂之非孝也  
起解云。看來此節。不必謂承帶。尋言。蓋父母遺體  
不但子之以形。并其形。上之理。而遺之。五者是踐  
形工夫。五者克。方完得個體字。不然。不。性。不  
能踐形。如全歸之道。何。踐的工夫。雖在敬上。全在  
行字內。做出來。

亨孰節。其行曰養。以前為上段。以後為下段。前  
段末二句。是從上文見出。後段仁者以下。亦是從  
能終見出。  
養不重。只形容敬之為孝。月有子如此。上字指上  
節敬字。所謂孝也。已無所謂孝也者。相。呼。應。非。國  
人之言。既說本教曰孝。其行曰養。又說養可能也。  
敬為難。豈不重複。蓋上二句是文上文。下二句是  
起下文。自不相碍。且可能與。華。字。意。上文未有。仁  
者以後。雖都承前。終說。然有兩意。前五句言其道

禮記卷之六

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  
之報樂之。及其義一也。天下無謂吾之禮。與。克。寒。于。天下。即。內。和。外。順。也。餘。

並見。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  
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

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  
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尊親如為。天子父之。類非辱。即不虧。休。辱。親。也。養。則。養。口。體。而已。公。明。儀。曾。子。弟。子。夫。子。可。以。為。孝。蓋。以。不。辱。許。之。也。再。言。是。何。言。與。不。敬。當。之。其。也。論。曉。也。父。母。為。善。之。意。未。形。而。有。以。先。導。之。已。形。而。有。以。順。成。之。皆。以。論。之。于。道。也。此。亦。是。以。善。及。親。而。不。辱。其。親。之。事。故。若。子。難。之。直。養。言。但。能。養。之。能。養。為。下。豈。足。以。為。孝。乎。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  
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  
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  
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此。下。二。節。承。上。弗。辱。與。養。而。言。首。言。身。為。父。母。遺。體。見。其。榮。辱。與。父。母。相。關。以。起。下。文。當。敬。之。意。居。處。事。君。之。類。即。行。父。母。之。遺。體。也。莅。官。居。官。而。臨。蒞。乎。下。也。莊。以。容。言。欲。則。事。在。其。中。矣。朋友。不。信。謂。與。朋友。而。不。信。也。逐。猶。善。也。不。莊。則。居。處。不。善。矣。餘。倣。此。裁。猶。辱。也。所。謂。不。令。之。名。加。之。也。亨。孰。類。類。嘗。而。慮。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昔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粲。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

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

禮記卷之六

理之所該者大末二句言其利害之所關者大都

要其慎行其身有情

新說云此節只重慎行其身四字上節行父母之

道也敬不敬乎已見得當慎行其身了意熟度是

一孝不在于養國人稱善亦幸其子之能慎行其

身耳但未顯說有如此七字即上節敬字衆之

本教以下言孝為教之本亦不過其行故恭可也

也云云直從敬上歸到能終所謂終者何慎行其

身是也至此方說出仁孝禮信強皆吾身之德誠

能隨在致慎則五者之德皆有于身無往非孝了

故曰仁者仁此者也云云五此字俱指孝說言衆

無往不順之謂

禮義云倫幸五者之德敦行孝道皆君子及道極

行于終身之寔俱是能終的工夫衆自順此生是

能終的效驗極得旨

此合上節是一章○字與之義與衆法字連去

樂如字

夫孝節○首三句為三段以下為一段上段只如

去之理說下段方着在人之行孝上說塞橫即造

然之氣塞天地之意要看得道理真切不可據形

迹上說死殺了

新云此節重一句溥之而橫乎四海天地後世一

起一橫也下皆是橫四海也以置天地施後世都

是虛的獨橫四海是着寔見在道理且人心可証

也東西南北皆準只論人心之理以孝之常道為

準若論行豈四海之人皆能得此道這箇準字

要與孝思維則參有把舜之底際格親當一個孝

字而事親者俱以此為不易之理此正是無思不

服也服即言也言無心而不習行此孝也此有人

人親其親而天下平意○故並上聲

○斷音短

○此錫類之孝也

○斷音短

○此錫類之孝也

○斷音短

○此錫類之孝也

○斷音短

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復此者也

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

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烹天產也故其臭羶熟地

薦之祀親之常此所以不足為孝而但可為養也

稱者口稱其所為願者志願其如此然猶而也幸

哉有子如此言其有子如此敬身乃父母之幸也

國人稱願必有效法之意而其原本于敬身是可

見敬身以為教衆之本然後謂之孝其行薦進之

禮不過養而已然養固不如敬而所謂敬者又在

于終子之身也安者無所勉而敬也遺延及也慎

行其身即敬能終即卒也仁以愛言禮以中言兼

以宜言信以實言強以果敢言夫慎身以終而後

謂之能卒之孝可見君子終身休道無非一孝如

仁者君子之所以行其身也而寔以仁此孝也言

為孝而行仁也禮兼信強能此樂者樂也順此孝

而慎身則樂有餘反此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

地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此極言孝道之大而為

天下所共由也置者直

而無異也推者自此而推廣于彼也放至也準則

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無思猶無往也服犹行

也大孝直言之而克塞于上下橫言之而普遍于

四旁要諸父言之則施行于後世而無朝夕其道

之大萬世不易如此故四海之人皆循之以為事

親之法則共由之而不能外也詩本言民之服武

王而此則引以証人皆服行孝道之意亦斷章取

耳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

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草木零落然後

入山林所謂樹

十五卷

禮記卷之五

三節○此見孝道分殊而心一不置分上見  
其分之下見自足之孝乃自己出勞則及人不  
與則保身方之可致者尊仁安義平說仁以愛人  
言尊是不輕忽義以處事言安是不勉強倫物為  
不遺二意博施又為修物之本不可平看父母愛  
之以下通天子諸侯言之必求仁者之粟如天子  
諸侯不橫征暴斂于民卿大夫不受不義之祿士  
庶人不受不義之財皆是也  
○惡去聲

樂正節○此明樂正子慎行其身意愛色也以前  
答何也之問以後則發明夫子之意總是明人道  
以全歸為孝無人為大正要起父母所係之重蓋  
人既大而所以有是人又本于父母也可謂全矣  
單應全歸可謂全則全歸工夫曰先父母者想于  
春親已沒也惡言忿言謂不辱不羞亦謂未  
可謂孝矣總承上兩段與前可謂孝矣相呼應  
按傷足正是虧體而子春平辜虧辱兩端據夫子  
所言而什之也全歸兼形性說形性之理俱無在  
謂之全不虧體不辱身但是踐形所以不虧不辱  
處是於性也此皆言不怠孝之是轉本全歸上一  
幸足至行始一出言至其親二段又推原上二句  
之意可謂孝一句總頂二段  
新二一幸足一出言乃是極易受虧受辱處此不

木以時伐也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  
罝羅所謂禽獸以時殺也仁者仁此者也故愛樹  
木禽獸仁之發也孝之寓也引夫子  
之言以証不可不時之意斷猶伐也孝有三小孝  
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遺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  
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遺矣  
父母愛之嘉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  
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  
之謂禮終小孝中孝大孝以分言也庶人思父母  
之慈愛而忘已躬耕之勞用力之孝也  
諸侯卿大夫士尊重乎仁安行乎義功勞及物而  
令名加于親用勞之孝也天子博施恩惠于下四  
海歸之而百賦賦修得備品物以祭養吾親無  
忘之孝也然又有不拘于分卑賤得自足之孝如  
父母愛之以下是也嘉者喜樂之意然常不忘其  
愛則感恩圖報自不容已矣恨者怨恨思過之意

然心不怨乎親則其反身脩省日益切矣諫者不  
阿意曲從也然必幾諫而不逆則其言易入而可  
以諭親于道矣凡此皆事生之禮至于親沒而必  
求仁君之粟以祀之則身無汚君之辱而親無不  
義之享然後事親之  
禮克終而無忝也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  
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  
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  
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  
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  
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  
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子忘孝之道予是  
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

虧辱則必不虧辱可知看者須于所以不虧不辱  
看精神若把不辱身就當尽性工夫恐平日省察  
克治不疑是漏道理不曾看真體驗得

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  
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始壹出言而  
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  
不辱其身不產其親可謂孝矣子春之色憂憂其  
虧體而不孝也弟  
子不知故發之如此不出門也瘵愈也非弟  
子之問不足以發已意故再言以善之凡物皆資  
天以生資地以養而人獨得其氣之正而性之全  
者故無知人最為大也然人在天地間各本于父  
母之所生故必全其形性而歸之然後為孝子歸  
歸土也不虧體所以全其形不辱身所以全其性  
全則為孝是以前君子須更必求全而不忘孝也頃  
步須更也夫子之言如此今予傷足是虧體而忘  
孝道則其愛色豈為不瘵之故哉道正路也徑捷  
出邪徑也游徒涉也殆危也所謂不虧體者一舉  
足而不忘足也故道大而徑小則由道不由徑舟  
安而游危則乘舟不徒涉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

苦者節○說四代所貴不同正要形容尚齒之同  
救弊之意不重虞夏殷周以下語意凡四轉次即  
氣次上字  
新云尚齒弟道也曰次乎事親見弟此孝道並行  
伏下孝弟孝子

是故節○同爵尚齒是同列下四句是君  
此下共五節以此節為領袖規下發字可見朝廷  
禮記疏意

行乎危險故也所謂不辱身者一出言而不忘是  
也故已不以惡言加人則人亦不以忿言復我由  
是身無辱而亦不貽親以羞如此昔者有虞氏貴  
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  
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  
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貴德尊  
貧也德  
重則爵輕民幾不知爵之貴矣故禹承之以貴爵  
然其終也上過亢而澤不及下故湯承之以務富  
其民然其終也民各私其財而不知親親故武王  
承之以親為貴夫虞夏殷周皆天下之盛王也所  
因所革豈不尽善使齒可尚亦如德爵富親隨  
時而損益之矣然所貴異而尚齒同皆未有遺年  
者則年之貴乎天下蓋歷四代之久矣所以然者  
人道莫重于事親而老近于親事親之下尚齒即  
為之次也尚齒之重如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  
此所以貴年之久與

風化之原也

行肩節○肩而不併處不錯則隨正是併錯隨見敬長辟又是敬老此總以讓路言不以任行道路則以代勞言○併步頂反辟避同

居鄉節○首句是正意三不字又指其者言之老窮二字云

○復蒐同

軍旅節○軍旅什伍為一讀不可云什伍同爵

孝弟發節○新云自朝廷而發所以行至放修也發如琴之机括一動而迅速莫禦且能穿札破堅惟孝弟自朝廷而發不但行至放修且使人守死而不失非中于眾人之真心不能也發字最有加發行至放修即上五達字之變文也此五句皆以教言與上文無淺深死之而不敢犯又以化言却後一步○此合上并七節是一章

禮記卷之九

十五卷

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

弟達乎朝廷矣上文尚齒以養老引年言也此以下六節則言尚齒之教通行而民共守之矣朝廷雖以爵為尚然亦未嘗廢齒故爵同則以齒為尚也古者視朝之禮君臣皆立七十杖于朝據杖而立也君若有問則為之布席于堂而使之坐也不俟朝謂見君而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就之即其家

也達者通行之意 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

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

於道路矣併並也少者與長者同行其有不得與長者比並非雁行之差錯則自隨其後

蓋兄之齒雁行父之齒隨行也貴者乘車賤者徒

行見老者則貴賤皆避之斑白老之髮半白者任

所負戴之物也道路無負 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

強不犯弱眾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老衰憊者窮蹙寡者

不遺與之齒讓也弱言其力寡言其數皆謂長一

者不犯不暴亦尚齒之意一鄉五州巷猶間也

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頌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復

狩矣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君田獵則起其民為卒徒故曰甸徒五十始衰故不供此

役頌猶分也隆猶多也田畢分禽則長者受賜多

於少者春獵為復冬獵為狩舉此則夏秋可知

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五人為

伍二伍為什五十什為

旅五旅為軍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

巷放乎復狩脩乎軍旅眾以義死之而不敢犯矣

此本上文而結言之老者近于親長者近于兄尚

齒之道乃孝弟之所推也故前言弟而此兼孝言

之朝廷政之所出故言發道路人之所由故言行

州巷委曲偏僻之所故言至復狩則郊野間曠之地故言放軍旅則用武之地文事易廢故言脩養者天理之當然人事之宜然死者執守之意自朝

十五卷

一四



祀乎明節○此節與樂記意不同彼言武王初政此則言周制矣教只在諸侯上與民無干見厚家有本之教發動人的良心也激從心性起所以為大而為天下之達教也

食三老節○此於上五事中抽出養老一段來于前五事中抽出鄉里一段來作上行下效說以見其似輕而實重也新云此節全重天子乃上教節之根本這所以教諸侯之弟的所以與上節不同更要說得懇切

天子如此而身親禮事以教之謂之所以此節與上二節合看上節但言教諸侯下節而又詳言之以鄉里有齒四句以明其義可以與天下不特可以教諸侯也

巡守節○以其必入境而後見境內之老者故先說個諸侯待于境不可說是未見諸侯而先見老者五個者字都指老言但首二字是居家之老末三字是行路之老○守去聲竟境同

壹命節○弗敢先戴首三句說尚齒只要引起弗敢先來七十者以後乃明弗敢先之意也不入朝指讓兩意平兩個七十者皆指庶老

廷至軍旅其人眾矣然皆以孝弟是義不可逃死守之而不敢犯也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此下五節皆因尚齒而並及之前代之明習詩書禮樂而有德者西學西郊之學教德教之脩德也籍田之桑盛凡以奉養內外之神故曰教養朝覲以尊天子故曰教臣凡此所係其重是教之大者也先王之于教豈必諱也然命之哉蓋禮行于此人得于彼而不知乃教之至矣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鬼而總于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幼不遺強不

犯弱眾不暴寡也由大學來者也山大學來謂民老更之禮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四學屢而來也天子齒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四學屢

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待于境內迎之致敬也觀諸侯

九十之老敬老之事重也或天子東行而遇老之西行者或天子西行而遇老之東行者必乘其勢之相值與之相見而不敢徑過致尊崇之禮也然此老無所欲言則已如欲有所言須就之于其家必不倉卒語諸途也此亦承上壹命齒于鄉里再文而言巡守中有尚齒之禮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

○先去

有善節○九句分上是善必歸於所尊祿爵二句是命必降于所尊本存是士庶人自家本之存也與上文一類看祿爵慶賞作四件示順不是示法于下恐庶人說不

○長上聲

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

而後及爵者言鄉飲之席一命之爵但此鄉里之人序齒非其鄉里者不然再命之爵

但與族人序齒非其族者不然若三命之貴則別

席于賓席之東雖族人亦不得與之序齒而鄉里

益可知凡此貴上之義也然而不廢長上之情如

入門時族有七十者在則三命者又後之而不

先蓋七十之人非商確大政不入朝君所以

者優矣若有大故而入朝君必先與之揖而後及

有爵之人君所以待之者隆矣天子有善讓德於

豈族之三命可得而先之乎

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

廟所以示順也此因尚齒而類記順道也德即善也卿大夫諸侯之臣也薦猶歸也

長老所師者祿以詔功爵以詔德慶以禮賞以物

成諸宗廟言于宗廟中命之也順遂讓也天子受

命于天故有善則讓德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

有善則歸諸天子卿大夫受命于諸侯故有善則

薦于諸侯士庶人有善內則本之于父母外則存

之于長老天子諸侯祿爵慶賞乎臣必成之宗廟

之中若命出于祖考者然夫善已之善也而各歸

于所尊以示不敢自專故曰示順若伐善以要

譽擅命以作福則于尊卑上下之倫逆矣昔者聖

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抱龜南面天子卷

見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

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

此亦承上順道而言聖人義文之類建者參伍之意陰陽以氣言天地以象言龜所以卜者南面內

也北面外也自外至內謂之進言先代聖人參伍陰陽之情狀造為易書則吉凶悔吝之理具矣後世有所卜則明書易書之人抱龜處南面而臨之以神明天子服衾冕處北面之卑以臣禮自居也

昔者節○首說作易原頭正為下文龜卜張本尊

天尊資雖兩意而疑都指卜事言

建立不問建字有工夫立字死工夫兩易字上以

書言下以人言明知二字无大異志字屬天子說

不敢專以尊天不伐以尊賢皆一氣說下俱是天

子事尊天邊重不專說不專正所以尊天尊資意

重不伐說不伐正所以尊尊

○卷末同知去聲

禮記卷之五十一  
祭義  
齊莊之心嘗下四個以字事典有事雖同然一是  
應一是治當分四榜平看四個如字然字句法俱  
是祭承上文狀之非與上文為兩意慈善三句從  
外面說入內末後方着落到親上耳目不違心極  
難體認要看得違字與上下兩違字同結心以下  
作推原說末句才通結心形色述省語氣虛而未  
任孝子之志才意才足了○顏色必溫四肢以慈  
善二句總結結諸心以下說進一步蓋先有愛親  
之志結心而形為述省之色然後有顏色必溫并  
狀也

此節通以結諸心一句為至將祭之慮已祭之思

俱是結諸心也慈善句結諸心者形之儀度也耳  
目句結諸心者形之聞見也思慮句結諸心者形  
之想像也總之結之心形之色而為術省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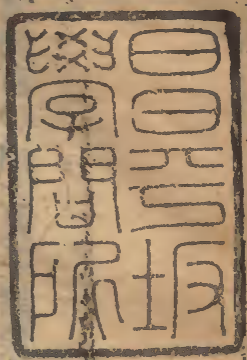
建國節○通至天子諸侯言

不以明哲自恃而必進就龜卜以决斷已志所謂  
决嫌疑定猶與者如此神明即天之所居斷是  
不敢自專以尊奉乎天也卜之而吉為善則曰質  
臣之助也卜之而凶為遇則曰不吉一人之尤也此  
正不矜伐也康以尊  
質人也教示也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

以慮事以其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  
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  
必溫身必誦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  
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  
入然是故慈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  
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 齊言其齊  
或思慮其事或具祭服品物或脩宮室或理治百  
事莫非此心而已行以足言恐者戰兢之意懼不

及愛恐其不來而不及於我親愛之情也然者仿  
佛之象也身誦物躬也語而未之然如親欲有所  
語而未之發也助祭之人皆齊戒越宿故謂之宿  
者申則不抗靜則不動又正而不苟皆踣蹐而恐  
親去之狀也弗見者助祭者出則送尸而神亦往  
矣陶陶者象之和也遂遂者志之得也慈專謹之  
儀善嘉美之儀總一身之敬也違猶停也耳目不  
違心言耳之聞目之見與心合而無他適也述省  
猶循省謂每事思省也○於其來也如懼不及愛  
然及既來也又如語而未之然於其將往也如將  
弗見然及既往也又如將復入然則是孝子之祭  
也慈善常在身而無違耳目常在心而無違思慮  
常在親而無違所以然者蓋罔結于心而不可解  
因以形諸色而每事思省不敢忽本是孝子愛親  
之志意也則其身心皆  
不違親豈無其本哉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  
宗廟 右陰也地道所尊社稷土穀之神亦地道而  
屬陰也左陽也人道所向宗廟祖考之靈亦  
人道而  
屬陽也

十五卷終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large ink blot.

Main body of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starting below the ink blot.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right page, adjacent to the main text columns.

The left page of the manuscript, which is mostly blank with some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and a small character '六' near the bottom left.

